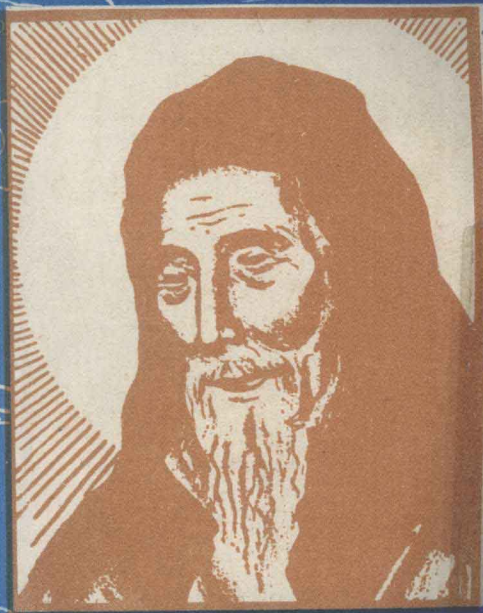


虛雲和尚畫傳



朱雙編述 王炯如畫  
菩提樹雜誌社出版

# 虛雲和尚畫傳

朱斐編述 • 王炯如畫

菩提樹雜誌社發行

精神食糧的無盡寶藏  
宇宙人生的航海燈塔

# 菩提樹

雜誌

## 內容十大特點：

- 一、有正確的理論
- 二、有經典的淺釋
- 三、有通俗的講座
- 四、有彩色的封面
- 五、有名家的著述
- 六、有故事和童話
- 七、有詩歌及影畫
- 八、有佛學問答欄
- 九、有佛教新聞版
- 十、有佛訊英文頁

在菩提樹下可以得到清涼！  
在菩提樹下可以成就道業！



## 一、蕭氏夫人 進香祈子

距今一百二十年前，有一位世居湖南湘鄉的蕭玉堂先生，科舉出身，在福建永春做官，輔佐州衙門的事。夫人顏氏，年已過了四十，還沒有生一個孩子，爲了這傳後代的事，夫婦倆常常嘆息和憂慮。

某日，蕭夫人聽說城外有一座觀音寺，菩薩靈感，有求必應；因鑑於法華經普門品中有：「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知大士慈悲，爲滿衆生願，方便接引，於是決定出城，赴觀音寺進香祈子。

夫人與隨從侍女一行，來到觀音寺後，虔誠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並在大士座前默禱求子。

當夫人禮拜畢後，見寺宇殘缺破敗，就發了一願，要重修觀音寺。等到走出門外，又見東關橋樑亦年久失修，又發了出資修建的願。

夫人進香完畢，就乘轎回家。





## 二、夫婦同夢 跨虎老人

當天晚上，蕭氏夫婦用過晚餐後，閑談了一會，夫人把白天往觀音寺進香求子的事，告訴給丈夫知道，並且又把要發願修建寺宇及橋樑的事，徵求丈夫的同意，當時蕭先生聽了也很贊成，並且稱贊了夫人幾句，因為時間不早，就分別就寢。

夫人剛睡下不久，忽見穿着青袍的一位長鬚老人，身跨一頭猛虎，頭上頂着一尊觀音大士，突然躍進房裏，跳上臥榻，夫人一驚醒來，原來是南柯一夢。

正在這時玉堂先生也突然醒來，口中大喊「夫人！虎！虎！虎！」兩人驚魂稍定，彼此一問，連稱奇怪不已！原來兩人所做的夢，完全一樣。

從這天起，夫人便有了身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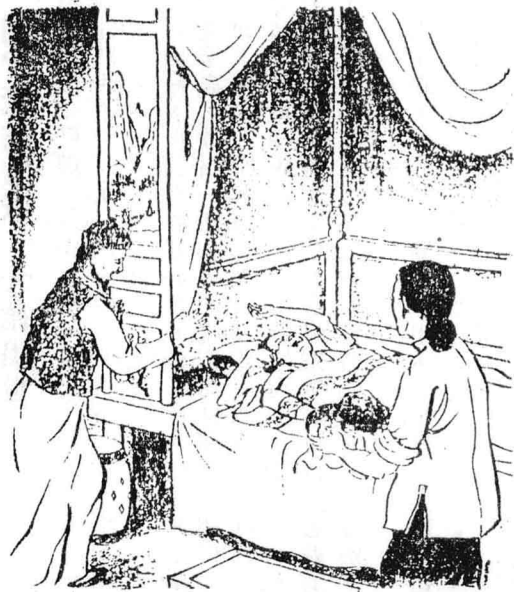


### 三、地藏聖誕 竟產肉團

七月三十日是大願地藏王菩薩的聖誕，我們中國各地都尊敬這位大願大力的大菩薩，所以家家戶戶都都這天要燒地藏香，來紀念這位「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大士。

這時蕭玉堂先生已從永春調來泉州，佐理知府大人辦公。夫人十月懷胎已足，恰巧在這地藏大士聖誕的那天，忽然臨盆生產，但蕭先生接到夫人身旁侍女的報告說：夫人產下一個肉球。他驚的急忙趕到夫人的臥室，一見守產婆正托着一個盆，盆裏盛着一個血紅的肉團。而夫人因此嚇得暈了過去，等到叫醒時，又想到今後沒有再生兒子的希望時，不幸一氣，竟然窒息致死了。

這時蕭先生傷心萬分，無奈只好料理夫人的後事，卻置肉團於一旁，幾乎忘記了如何來處理這肉團。



## 四、老翁破球 大德出世

當蕭先生正在料理夫人喪事的時候，門外忽然來了一個賣藥翁，據稱他聽說蕭府生了一個肉團，要求看一看，蕭先生本來以為生了怪胎，又加以夫人氣壅身亡，便把肉團丟在一旁，現在忽然有人要看肉團，也就有心無心地領他去，這賣藥老翁也乾脆，說着就從懷裏，抽出一柄利刃，將肉球破開，只聽得一聲「哇！」却驚動了衆人，原來肉球裏面包着一個孩子，仔細一看，還是一個男孩，長得相貌非凡，不由的使大家忘記了喪事，都面露着笑容，歡喜的嘖嘖稱奇不止！當蕭先生要找賣藥老翁道謝時，真奇怪，這賣藥的老者，不知在什麼時候，竟不告而別，雖然派人去追尋，終也不知去向。

讀者先生們，你知道肉團中破出來的男孩子是誰？這正是聞名全球，今年一百二十高齡，在最近九月十三日圓寂於江西雲居山的，當代佛教禪宗大德 虛雲老和尚啊！

從肉團裏出來的孩子，因為一落地就不幸失去了生母，以後就由庶母王氏，撫養長大。

這是清道光二十年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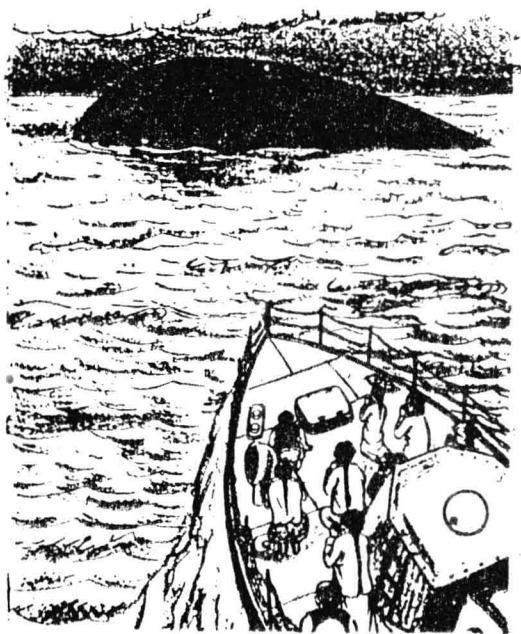


## 五、父子渡台 物大如山

時光過的很快，一瞬間已過了十年。這個從肉團血球中破出來的孩子，已經十一歲了。

這是道光三十年間的事，他的父親從泉州調到漳州，又從漳州回到泉州。祖母周氏，因為這孩子的叔父也未生子，應兼祧兩房，自己又老了，所以提早就替他定了兩房親事，女方一家姓田，一家姓譚，都是從湖南來福建做官的。親事定當後，就在這年的十月，祖母周氏便去世了。

翌年二月間，他跟着父親往臺灣，第一次乘小洋船，從廈門出發，忽然在茫茫大海中，發現一怪物，體大如山，聳出海面上高約數丈，全船的人，不知是何物，慌的都合起了掌，稱念起「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來，後來船行了半小時，才現出魚尾形來，其長真不知若干里，幸而全船的人安然無恙。



## 六、流連名剎 似有夙緣

十三歲那年，他跟着父親將祖母及自己生母的靈柩，送回湘鄉去安葬，家中請了僧衆來作佛事，他第一次見到三寶的法物，不知怎麼的心中就發出歡喜心來。家中藏着的佛經，終於被他發現，第一次看了一本「香山傳」和觀音菩薩成道的故事，小小的心田裡，便深刻上向佛的印象。

這年八月，他跟着叔父蒲堂先生，去南嶽進香，叔侄兩人，遍遊各寺。他見到殿宇的莊觀，三寶的尊嚴，以及寺僧的清淨生活，更是心嚮往之。說起來也真是怪事，這孩子流連着這名山古剎，好像夙生有緣似的，臨去時竟連回頭顧盼，不想回家了，但又畏怕嚴厲的叔父會呵罵，始終不敢啓口說出來，只好悶悶不樂地，跟着叔父回家了。



## 七、三年道書 如坐針氈

後來，他頗有出離塵俗的志向，終於給他父親窺看出來了。因此，爲防止這兩房兼祧的一子走上出家的道路起見，欲因勢利導，特地請了一位先天大道的王先生，留在家裡教他在家修行法。令他讀各種道書，並且教他做內外氣功。但這些都不是他所喜歡學的，却又不敢講。

咸豐三年的時候，他父親三年喪服期滿，就把他交給叔父管教，自己就去福建，在廈門關卡上做事。

叔父管教的更嚴，這樣的過了三年，讀了三年的道書。真够難受的了，每天一坐下來，好像椅子上有針刺一樣，無奈，有時候裝着討好叔父，爲他助理家政，以博取他的歡喜，稍爲可以鬆懈叔父的防備。

終於有一天，趁叔父外出的時候，他一想機會難得，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便趕緊打了包裹，向南嶽的路上走去，但以歧路太多，結果還未到南嶽，就被叔父半途截回了，這是他十七歲時的事。



## 八、被迫完婚 志在出世

出走不成，叔父就把他和他的從弟富國，送到泉州，交回他的父親管教。

不久，他的父親，就將田、譚二女接回，給他完婚，並禁止外出。

婚禮雖已舉行，但他求出世的意志仍堅，所以同田、譚兩女，名雖同居而實不染，這是一般俗人所做不到的。他不但對田、譚兩氏，好像兄妹一樣，守着清淨不染的閨房生活，並且常常把所知的佛理，講給她們兩人聽，她們兩人也很能領悟。

他又見從弟富國，也有超俗的志向，亦時常爲說佛法，一時閨中堂外，幾全成淨侶。從這一點，我們便可看出雲居老人在俗時的志高潔白，實在令人欽敬不已！





## 九、作皮袋歌 鼓山出家

虛雲和尚在俗的時候，因迫於父命，在十七歲就與田譚兩氏成婚，但同居而不染，很快的過了兩年。他想，這樣下去，終非長久之計，於是當十九歲的那年，他離俗出家的志向，便益發堅決。

從弟富國，與他志同道合，兩人因鑒於第一次出走的失敗，所以這一次便先托富國暗中幫他探聽好要到福州鼓山的路程，等到一切準備就緒，又作了「皮袋歌」一章，留別田譚兩氏，與富國兩人，悄悄地離家，逃至福州鼓山湧泉寺，終於達成志願，拜在常開老和尚座下，剃度出家。

皮袋歌的內容是說明世人因為戀着這一具臭皮囊，造孽受罪，流轉生死，出牛胎、入馬腹；下三途、墮地獄，都受這皮袋的累；若能放下皮袋，不再貪戀的話，則自然「了生脫死明心性，勘破無常即有常」。



## 十、巖洞隱居 不畏虎狼

虛雲和尚十九歲出了家後，二十歲就依鼓山妙蓮和尚受了具足戒，法名古巖，又有一名字叫演徹，字德清。

這時候他的父親在泉州，派了人到各地去尋訪，他的從弟富國自受了戒後，便行腳各地，參訪名山高僧去後，也就不知踪跡了。他爲了避免家人的干擾，便隱居在山後的巖洞內，不敢露面，怕被家人發現。

巖洞的生活，過了三年，這是相當清苦的；他在洞內禮萬佛懺，三年如一日。有一天，鼓山的職事僧來告訴他說：「聽說蕭師爺已告老還鄉，你可以不必再躲避了，妙老和尚很稱贊你有恒心苦行，但是修慧還須修福，你可以回山擔任職事，爲大眾服務了！」於是虛雲和尚就回山擔任了職事。

在三年的巖洞生活中，他常常的遇到虎狼，但互不畏懼，不能說不是奇蹟吧！



## 十一、緬懷古德 辭去職事

所謂廟裏的職事，他擔任的都是苦差事，如：水頭（擔水）、園頭（種菜）、行堂（吃飯時替大眾盛飯添菜）、典座（整理大眾的牀座及廚房雜務）等，有時派他較好的職事，他反而推辭，寺中的常住上（廟裏管理錢財的），常有單職（施主供養的錢）分發僧衆，他也不去領取，每天只吃一盂粥，但體力却很強健。這樣的過了四年。

這時山中有一位古月禪師，爲衆僧中苦行第一，他常去親近深談。他曾這樣的自思：擔任職事多年，終不免就誤了修持。又想起從前玄奘大師，爲了要去西竺求經，在十年前就先習方言，每天行走一百里路，又試着斷食，先從一日起，逐漸增至若干日；爲了防備在沙漠荒嶺中斷了水草而先養成習慣。你看古時這些大德們這般的苦行，我又怎敢不効法呢！於是決定辭去了職事，把所有的衣物，盡送入結緣，自己只留下一衲、一褲、一履、一簑衣和一蒲團，再度向後山去作巖洞的生活。



## 十二、三載苦行 一心念佛

這時盧雲和尚已二十七歲。

三年中間，住的是山洞巖穴，吃的是松毛和青草葉。口渴了飲些山洞裏的水，日子一久，褲子、鞋子也破了，只留下一件衲衫遮蔽着身體。頭上束了一個金剛圈，鬍鬚和頭髮長得一尺多長，雙目炯炯，令人一見誤以為是山中魑魅，都嚇得跑了。師也不給人家說話，正好自己用功，省得別人打擾。

起初一二年中，他這樣的苦修，常常會見到很好的境界，他也不去管它，只是一心觀照和念佛。這樣的住在深山大澤中，虎狼蛇蟲都不侵害他，人們見了都害怕，所以也沒有人憐愍他。真是不食人間煙火食，連出家最低要求的「一鉢」，也不存在他的心想中，心中好像虛空一樣，自在無礙。自此體力日漸增強，耳目也特別聰明，行起路來步履如飛，也不知是什麼道理。後一年中，更覺無掛無礙，隨心所欲，自由自在了。



### 十三、親近知識 一頓棒喝

虛雲和尚行脚各地，一日經人指點，教他到天臺山華頂龍泉庵去親近融鏡老法師，因為融老是天臺第一有道德的。於是虛師就直登華頂，見一茅庵，向一僧人詢問融老法師。那僧人告訴他說：那邊庵前正在補衣的就是。他就走近頂禮，但融老只顧補衣，並不理會，虛師就開口說「學人特來親近，望您老慈悲攝受！」融老對他端視了好久才問：「你是僧？是道？是俗呢！」答是僧。又問他：受戒沒有？答已受具足戒。又問：你這樣已試有多久？師就將修持經過約略稟明。問：誰教你這樣做的？答想學古人苦行成道。於是呵斥他道：「你知道古人持『身』，還知道古人持『心』嗎？看你這作爲，近於外道，皆非正路，枉費了十年功夫！縱然給你證到初果，亦不過做一個自了漢，若菩薩發心，要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間而不離世法，你勉強絕食，連褲子都不穿，未免顯奇立異，又何怪功夫不能成片呢！」

虛師被融老一頓棒喝後，就留在那裏親近承教。



## 十四、嚴拒女色 以身示教

虛師在龍泉庵侍融老法師學教習禪，又奉令至國清寺參學，並到各處聽講。

一日師自寧波至杭州，擬朝禮三天竺及各處聖境。這時正當三伏暑天，途中搭船，擁擠不堪，師無奈與青年婦女的臥鋪相連，當夜深睡熟的時候，似覺有人靠近了他，師立刻驚醒，見鄰鋪的女子欲脫衣相就，於是急起結跏趺坐持咒，鄰女遂亦不敢動。

後來虛師常以此事爲修行的人誠勉！倘使彼時虛師失却理智和覺照的話，則因此身敗名裂將不堪設想了。修行人最難克服的一關也就是「色欲」，尤其是以大乘佛教爲標榜的我們中國修行人，因爲要上弘下化廣度衆生，不得不普遍接近一般男女信衆，其中難免感情用事，往往成名與失敗的同時俱來，數十寒暑的修持功夫毀於一夕，真是太可惜了！我們的虛師，有鑑於此，以身示教，後學者不可不察，以爲警惕焉！



## 十五、普陀起香 拜行朝台

光緒八年虛師四十三歲的時候，辭親出家已二十餘年，自覺道業未成，心生慚愧！爲欲報劬勞之恩，擬再東朝南海，北禮五臺。在普陀山住數月後，繼發心朝臺。於七月初一日由普陀山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一直要拜至五臺爲止。發這樣的大心，真是稀有難得，須知從浙江的普陀，到山西的五臺，中間要經過江蘇、安徽、河南諸省、渡過黃河，越黃沙嶺，不知幾千里程，不要說三步一拜，就是徒步而行，也非數月不可。虛公爲報親恩，發此大心，實令人驚嘆拜服！

這時，附香同行的人，有徧眞、秋凝、山遐、覺乘等四師，先渡海後，每日行路不多，中間曾在潮州、蘇州、常州等地歇腳，徧眞等四師先後離去，可見發心容易實行難，但虛師一本初衷，仍向前拜行，至南京禮牛頭融祖塔，渡長江，至浦口獅子山寺過年。



## 十六、飢寒交煎 幸遇文丐

從獅子山再起香，經蘇北及安徽之鳳陽、亳州、而入河南，經洛陽白馬寺，曉行夜宿，一邊行，一邊拜，心中懷念菩薩聖號，苦樂飢飽便各忘懷。暑往寒來，又屆冬臘，至黃河鐵卸渡，初一住店，初二渡河，上岸後見天色已晚，不敢行，蓋四無人煙，見路旁有一擺小攤之茅棚，亦無人居，就在此歇足趺坐，深夜寒冷徹骨，大雪紛飛，次早起來一看，已化爲琉璃世界，雪深盈尺，無路可行。更不知此去的方向，不得已，起初尚能枯坐念佛，但草棚並無遮欄，因此飽受飢寒，只好蜷伏一角了。雪却愈來愈大，寒氣亦愈來愈甚！腹又愈來愈餓，幾乎一息僅存，但幸未忘失正念。這樣的一天、兩天、三天的雪、寒、飢餓，盧公已漸入昏迷狀態。至初六下午，雪纔止住，然而已病的不能動彈了。初七來了一個乞丐模樣的人，將雪撥開，以圍棚草烤火煮黃米粥給師食，始得煖氣復生。

這乞丐姓文名吉，自稱來自五臺，回長安去。乃知此去五臺山尚有二千餘里。文丐勸他朝禮就好，不必拜行，但師以誓願早定，不問年月遠近，仍繼續拜行。





## 十七、雪深難拜 願禮足跡

文吉雖然一再勸虛師不必拜香，但師以誓願早定，不問年月及遠近，一定要實現誓願，遂與文丐揖別，但雪深不能拜，只得沿着文吉走來的足跡，以注目禮代替了。

約摸二十里，遠望見小金山，天雖放晴。但仍冰天雪地，一時尚難溶化，便在小金山掛單。

第二天起香過孟縣，至懷慶途中將到洪福寺的時候，遇到一老人家名德林，見師拜香，走近去接了香橈，請師進寺，又喚徒弟接了行囊，殷勤招待。

原來這位老者，有同參二人，一是福州，一是湖南，三人同住林下三十年，後各分手，便消息斷絕，今聞虛師是福州鼓山出家，又一口湘音，好像見到他的兩個同參一樣，不免懷念感歎起來，一定要留師在寺過年，師見他這般誠懇，也就勉強留下。

過年後正月初三，再由洪福寺起拜香，德林老人大哭不捨，互道珍重而別。



## 十八、病倒山嶺 再遇文吉

虛師告別德林老人後，是日到懷慶府，城內有小南海，但不允掛單留宿，只好在城外宿在路邊。這夜忽然腹痛的很厲害，但初四早起仍拜行，晚上又發冷病了，初五起更加痢疾，但仍勉強拜行。

至十三日抵黃沙嶺，山頂只有一所破廟，又無遮蔽，至此已不能再行，只好歇下，不進飲食，日夜瀉數十次，起動也沒有力氣，廟在山上，又無過往行人，只有瞑目待斃而已，却沒有後悔的意思。

十五日深夜見西邊牆脚下有人在那裏燃火，師疑是匪類，細看竟是文吉，心中大喜，急呼「文先生！」文吉拿了火來一照，見是虛師，問「大師父你怎麼還在這裏？」師將經過略一告訴了他，文吉就坐在師的身邊一面安慰，一面拿了一杯水給師喝，這晚師見了文吉，身心清淨，服藥後不久，病就減退大半。

文吉此時也回五臺，又勸虛師放棄拜行，說朝禮亦是一樣的，但師以報親恩，不敢退願。



## 十九、馬車官人 代送行李

文吉照應虛師四日，病已痊愈，十九日扶病起香，行囊由文吉代負，因為心理上沒了妄念，身外又無物累，病亦日愈，體力已恢復，自朝至暮，一天可拜行四十五里，並不覺苦。

三月底到太谷縣難相寺，住持傲慢不准文吉掛單，文吉便先告辭說：「此去五臺不遠，我先回去，你慢慢來，你的行李不久有人代送上山的。」師酬以銀，文不肯受。

師以住持先倨後恭，無心留住，即辭出，想追文吉同行，但終不得。路上數處皆不准掛單，二十二日出太原城，北門外遇一青年僧，名文賢，見師拜行，近前招呼，接過拜櫬行李，請進寺內，恭敬如親人一般，領到方丈室陪同茶飯，願留師長住親近，但師以發願拜香婉辭，住持又堅留十日，纔放師行，臨行送衣物旅費，師都不受。又代携拜櫬相送十餘里，洒淚而別。

一日正在途中拜香，後面來了一馬車，車中官人下車，問大師拜什麼？師告訴他後，竟是同鄉，談甚投機，官人正好駐營白雲寺，是朝台必經之地，便代取行囊，以減輕師的負擔。



## 二十、老僧指破 文殊化身

師仍每日拜香，五月中到白雲寺，代送行李的就是該營營官，見師拜至，款待三日，送路費禮物師皆不受，又另派兵將行李銀物先送至顯通寺，俟師至寺，兵已將行李送到後，下山去了。師到顯通寺住下，便到附近各寺進香，但徧問文吉其人，竟沒有一人知道的，後來同一老僧談起，老僧合掌說：「文殊菩薩化身吧！」師就頂禮拜謝。

師繼續起香，兩日拜至東台，進石室朝夕禮誦，靜坐七天，乾糧已盡，又回到顯通，再起香上華嚴嶺，過夜拜北台，在中台過夜，翌日又拜西台，過夜再回顯通寺。繼拜南台，在南台打七後下台回顯通寺，參加六月大佛會。虛師爲超度生父母而拜香三年，朝禮五台的願，至此圓成。

師自普陀而經江浙，過中州而黃河，而太行，勝地名山，說也說不盡，但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完成大願，又豈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呢！

偉大的虛雲菩薩，真是當代苦行第一，也是天下第一孝子！



## 二十一、參慈恩寺 禮大雁塔

虛師朝禮五台後，於七月初拜謝文殊菩薩下山，由華嚴嶺向北行，朝北岳恒山，進香下山，經臨汾南北仙窟、鸞廟、南至蒲州，禮漢壽亭侯關廟，渡黃河，越潼關，入陝西境，又至華陰，登太華山，禮西岳華山廟，沿路名勝甚多，後至香山觀音寺，入甘肅境至崆峒山，歲暮再回香山過年。

翌年春離香山，西出大慶關，至西安，城垣雄偉，古跡甚多，城外慈恩寺，爲昔日玄奘大師自印度歸來駐錫之所。有大雁塔，浮屠七級，高一百八十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於唐永徽三年玄奘大師所勸立，仿印度宰塔坡規制，以置西域經像，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上層以石爲室，有唐代以下的題名碑，大秦景教碑，府學宮前的碑林，有七百餘種。

至華嚴寺禮杜順和尚塔，清涼國師塔，又至牛頭寺興國寺禮玄奘大師塔，到終南山東五台等處，後又至南五台，有覺朗等諸上人在此結茅庵，留師同住。



## 二十二、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

師在南五台結茅蓬兩年，與諸師同參，得益殊多。

光緒十三年，師四十八歲，二月下山，至翠微山，禮皇裕寺，青華山，後安山淨業寺，禮宣祖塔，至草堂寺禮鳩摩羅什法師道場。復遊太白山，高一百八里，六月不溶雪，至二板寺大板寺，上大龍池頂，水分四流，經子午鎮，至漢中府，遊覽漢高祖拜將台，包城諸葛廟，張飛萬年燈等諸名勝，經龍洞背、天雄關、小峨眉、劍門關、鉢孟寺、白馬關、龍統墳，以達四川的梓潼縣。

途中經諸名勝、七曲山、九曲水、風景絕佳；尤其是劍門關，削壁中截，兩岸相嵌如劍，真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概。上有姜維城，即昔日伯約駐兵處，棧道難行，古人言不虛傳也。

虛老和尚踽踽獨行，三衣一鉢，都無繫累，徜徉於山水間，境亦澄心。此再來人與凡夫俗子的境界又不同也。

師至廣漢之南新都縣，寶光寺過年。



## 二十三、五月渡瀘 鐵索駕橋

翌年正月，從寶光寺起程，入成都省會，禮昭覺寺文殊院、草堂寺、青羊宮，經華陽雙流南下眉山縣，至峨眉山下，由伏虎寺九老洞（趙公明修行處）上至峨眉金頂進香畢，夜看佛光，萬盞明燈，如天星繁聚，其中勝境，說也不盡。

廬雲和尚於寶光寺參應真上人，住了十日，循萬年寺，禮毘盧殿，遂下山至雅州。經榮經縣入瀘定，過此即川邊境也（後改西康省）。

五月渡瀘，雅安中有大渡河，用鐵索得瀘定橋，長達三千餘丈，人經其上，搖曳動蕩，有戒心焉。昔日孔明南征，亦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相傳雅璠江水有瘴氣，三四月渡水必死云。

西行經打箭爐裏塘，巴塘，北至察木多，西至碩督經阿蘭多，以及拉里，其間地廣人稀，真是不毛之鄉。



## 二十四、布達拉宮 金碧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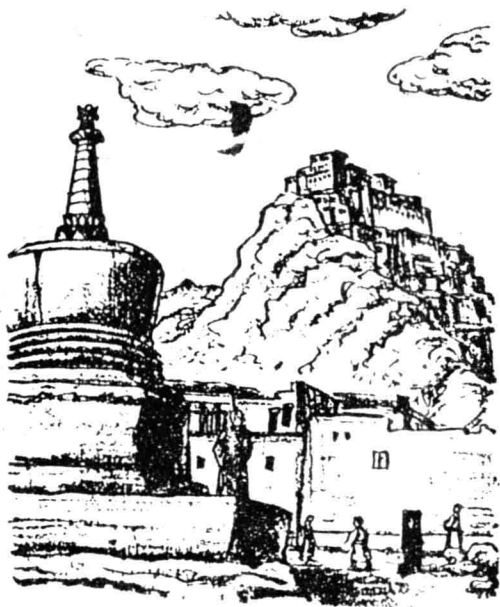
這裏的人民，漢藏蕃蒙夷及獐獍等種族雜居，語言複雜，能通漢語的只有百分之二，裏塘有貢噶神山，爲喇嘛聖地；巴塘多險峻高山，各族多奉喇嘛教。

薩師由拉里南行入西藏境。

入西藏後，過烏蘇江，越拉薩河，即爲西藏的首府拉薩，是西藏政教的中樞，西北角有布達拉山，有高十三層的布達拉宮，殿宇莊嚴，金碧耀目，是達賴活佛坐床之所，有喇嘛僧二萬人。附近有葛爾丹、別蚌、色拉等三大寺，亦各駐數千衆。師以言辭難通，只能默默至各寺進香，一禮活佛而已。

師又西行，經貢噶，江孜，至日喀則，（即札什倫布）其西有札什倫布寺，建築宏麗，廣及數里，爲後藏政教領袖班禪活佛坐床之所，有喇嘛僧四五千人。

由川入藏，行將一年，登山涉水，每數日不遇一人，鳥獸亦異，風俗特殊，僧伽多食牛羊，服裝分紅黃兩種，各立門戶，是年歲暮回拉薩過年。





## 二十五、朝禮聖地 神石奇觀

虛師不想留藏，開春以後即南行，經拉噶、亞東、這是由藏往印度的第一門戶，又經不丹國，越喜馬拉雅山，朝佛古蹟，至孟加拉大埠，渡錫蘭，朝聖地後，即附航至緬甸，朝大金塔，至摩羅緬吉帝利，此處有一巨石，稱是目健連尊者安置，朝禮的人很多。

巨石在第三十三峯頂，高三丈，傳說是目連尊者，以錫杖挑來，擲置於此處龍珠石上，大家都叫他神通石。神通石頂建有小金塔一座，高一丈六尺，有小橋可通，據說這神通石在以前，上下兩石相距五分，空隙間能通過一條繩索，因百年前一次大地震，即上下相連，但若以竹倚石，用手推攔，竹能彎曲，石能動搖，神奇不可思議。

世界上往往有許多令人不可思議的事，若非親目所睹，便難令人置信，虛師一生神奇事蹟甚多，凡是見過他老人家的，即使沒有親自遇到這些事蹟，也莫不肅然起信，不加懷疑，這完全是他老人家人格的感召所致。要是都像神通石這樣擺在眼前的神奇，也不算神奇了。



## 二十六、朝雞足山 禮迦葉尊

虛師七月起程回國，由臘戍過漢龍關，即是雲南省境，師回國初顧，就是朝雞足山去禮迦葉尊者。

據傳迦葉尊者自從完成結集三藏的神聖大業後，忽然想入滅涅槃，就逕往離王舍城不遠的雞足山，山有三峯屹立，成鷄足狀，尊者到達此山時，三峯裂開，自然形成他的禪座，他即刻以草席地而坐，並且對自己說：「我今將以神通力來保持這個身體，用糞掃衣來蓋覆他，等五十六億年後，彌勒菩薩降生成佛的時候，我再出山去協助他教化衆生。」他說完這話後，鷄足三峯就合起來隱藏了他的身體。至於傳說中的雞足山，與我國雲南境內的鷄足山，是一是二，那就非筆者所知的了。

虛師渡洱海，經挖色、百擔、安邦大王廟等處至靈山一會坊，即是鷄足山麓。相傳尊者入山，八國王送至此，不忍回去，便在山修行，成護法神，後人建大王廟祀之，虛師直上至迦葉殿，殿中奉尊者像。禮畢，再參拜石壁，壁成一道石門，名華首門，據說尊者即在內入定。



## 二十七、真人至焉 仙蘭放香

虛師在鷄足山，禮迦葉尊者時，曾遇不思議靈異事蹟，當師拜壁時，忽聞大鐘三響，土人均歡呼禮拜。多說有真人至，即聞鐘鼓魚磬的聲響，我等曾聞一二次鼓磬聲，卻從未聞大鐘聲，今師傳禮拜時忽聞大鐘聲，一定是有道的和尚。

虛師下山後，至楚雄府，在西門外高鼎寺住，也遇到一靈異事，當虛師初到不久，即聞蘭香滿室，執事僧向師道賀說：「上座至，仙蘭放異香矣。」據說楚雄府志上也有記載：說山有仙蘭，不見其形，遇真人而放香焉。是日蘭香滿山，能說不是虛師的威德所感召嗎？

寺僧殷勤招待，並堅留久住，師因急於回湘，婉謝寺僧，一宿即行。經昆明，貴陽而入湘西，經寶慶府，達衡陽，禮恆志和尚於岐山，留旬日再北行。



## 二十八、朝九華山 禮地藏塔

師又至湖北武昌，禮志摩和尚於寶通寺，學大悲懺法畢，往九江，入廬山，詣海會寺，禮志善和尚，參加念佛會。復入安徽，遊黃山後，朝九華山，禮地藏菩薩塔。

九華山是我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山有九峯，千仞壁立，周圍二百里高一千丈，原名九子山，唐李白以九峯如蓮華削成，改名九華山。

九華山是地藏菩薩的道場，相傳地藏大士於佛滅度後一千五百年，降迹高麗，名金喬觀，於永徽四年，二十四歲時祝髮，携一百白犬航海來華，至此山端坐九華山頭七十五載，至開元七月三十夜成道，計年九十九歲，時有閻老閻公每齋百僧，必虛留一位請住山僧（即地藏菩薩）足數，僧乞一袈裟大地，公許，但大士衣徧覆九峯，遂盡喜捨此山，爲僧修道場，僧又求其子出家，即道明和尚，閻公後亦出家。菩薩入定二十年，至至德二年七月三十日顯靈起塔，今已成大道場矣。



## 二十九、翠峯茅蓬 結夏聽教

虛師朝九華山後，又渡江至寶華山過年，在這兩年間，身行萬里，除水路舟行外，餘皆步行，飽經霜風雪雨，翻越峻嶺磧砂，體力增強，步履輕捷，並不覺行腳之苦，師是年已五十歲。

五十一歲在宜興，五十二歲在金陵，時與楊仁山居士往來。次年，約普照、月霞、印蓮諸師，同上九華山，修翠峯茅蓬，同住。由普照師主講華嚴經，弘五教儀。因賢首宗在當時少人提倡，門庭衰落已久，各處聽說翠峯茅蓬，講五教儀，多來赴會，從此賢教又再暢行。

賢首宗原名華嚴宗，至第三祖賢首大師時，此宗大成，故又名賢首。所謂五教，即以釋尊一代教法，就法分教，教類有五：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終教，四、大乘頓教，五、一乘圓教。

翌年，師仍在翠峯研究經教，是夏，諦閑法師來此，同結夏研教。



### 三〇、失足墮水 漁舟網救

再過一年，楊州高旻寺住持到九華，因有施主打七，來邀衆下山，衆推席師先去，師至大通荻港後，又沿江行，遇水漲，欲渡無錢，又行，忽失足墮水，在水中浮沉一晝夜，流至采石磯附近，給一漁船網到，一見是位出家人，便喚寶積寺僧人來認，昇至該寺，施救醒後，口鼻大小便諸孔流血，住了幾天，便逕赴高旻。

師至高旻時，知客僧見他形容憔悴，問他是否有病？師答無病，於是引見方丈，詢山中事後，即請他擔任職務，師不允，又不說墮水事，祇求在堂中打七。但是高旻家風嚴峻，如請他擔任職務拒而不就者，視爲「慢衆」，於是當衆發表要打香板，師又默默順受，但病因此加劇，血流不止，師只等死，在禪堂中晝夜精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物？經過二十多天，衆病頓愈。等到采石磯的僧人送衣物來時，見師容光煥發，大爲驚奇！師更加緊用功，萬念俱息，夜見光明，內外洞澈，護七爲師沖開水時，濺及師手，茶杯墮地一聲，頓斷疑根，如夢初醒。



## 三十一、夢騎金龍 召母生西

翌年夏至鎮江金山寺，被留住過冬後，往朝狼山，禮大勢至菩薩。又到焦山，通智法師講楞嚴經，聽衆千人，師講偏座。

師因生而無母，未見慈容，每思輒覺心痛。久願往阿育王寺，禮佛舍利，燃指供佛，以超度慈親。自焦山講經圓滿後，別衆下山，便往寧波。

師拜舍利，不用蒲團，展大具，每天定三千拜。

忽於一夜，師在打坐中，似夢非夢，見空中金龍一條，飛落舍利殿前天池內，長約數丈，金光晃耀，師騎上龍脊，即騰空至一處，見山水秀麗。花木清幽，樓閣宮殿，莊嚴奇妙。忽見其母在樓閣上瞻眺，師就大聲叫母，請母騎上龍來載往西方，但龍下降時，夢即驚醒。覺得身心清爽，境界瞭然，師平生夢母，僅此一次。

從此，每有人觀舍利，師皆參加，初見大如綠豆，紫黑色，拜至十月半，再看已變赤珠有光，後又見舍利大逾黃豆，色黃白各半。至此確信舍利之因根境而示不同。



## 三十二、爲報母恩 抱病燃指

師因急於求驗，增加禮拜，至十一月初大病頓發，全不能拜，病勢沉重，被送進如意寮——僧衆病房。此時承首座顯清，監院宗亮諸師多方延醫施救，絕不見效，大家以爲師世緣已盡，師亦只好聽任它了。但以來此目的，爲燃指供佛以報母恩，今忽病倒，燃指不成，師心焦慮。

燃指期近，師堅請參加，但首座等皆不許，恐發生危險，師不覺淚如泉湧說：生死誰能免呢！我欲報母恩，而發此願，倘因病中止，生也何益？監院宗亮師聽後，深受感動，亦流淚說：你不要煩惱，我助你成就。明天齋歸我請，我先爲你布置，師合掌禮謝，心自稍寬。

十七日一早，宗亮師等數人輪流扶師上殿，勉強隨衆禮誦，及大眾念懺悔文，師一心念佛，超度慈母，起初尚覺痛苦，繼而心漸清定，終於智覺朗然，念至「法界藏身阿彌陀佛」時，全身毛孔一齊豎起，時指已燃畢，師自起立禮佛，已不用人扶，此時已不知自己已有病，於是步行酬謝大眾回寮，大家都驚歎希有！當天就遷出了如意寮。





### 三十三、義和團亂 途遇洋兵

是年虛師留在育王寺過年，這是光緒二十三年的事，翌年至七塔寺，默庵法師講法華經，請師附講，經圓滿後，往宜興銅棺山結茅蓬過年。次年赴丹陽過夏，至句容過冬，時師已六十歲。

師在江浙住了十年，又思遠遊，擬再朝五台，後入終南修隱，於是先至鎮江、揚州、入山東，到曲阜，禮孔廟謁孔陵。

這時義和團在山東，已有亂兆，一日師在途中遇到一個洋兵用了槍對着他問：「怕死嗎？」師很鎮靜地說：「倘使該死在你手的話，聽便！」洋兵見師神色不動，知非俗人，便放行。

師趕赴五台，行香畢，再想去終南，但終以時局日亂，只得仍回北京。游西域寺，禮石藏經，到潭柘山訪異行僧，去戒台寺禮飛鉢禪師塔，訪紅螺山的淨宗道場，又遊大鐘寺，參觀八萬七千觔的銅鐘，這座巨鐘高一丈五尺，紐高七尺，徑一丈四尺，外鑄華嚴經一部，內爲全部法華經，並以金剛經鎖邊，紐上有楞嚴咒。



### 三十四、兵荒馬亂 護駕出關

是年五月，義和團之亂，益發不可收拾，他們以「扶清滅洋」爲號召，殺外國使者，慈禧太后暗中縱使，最後竟下詔與各國宣戰，京中大亂。六月天津失守，七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

這時，有些王公大臣，住龍泉寺的，與師相熟，便勸師與他們一起隨着皇上的車駕同行，兵荒馬亂，日夜趕程，艱苦萬狀。虛師隨在這一批特殊的逃難行列中，也備嘗辛苦，一行至阜平縣，護駕出長城，入山西雁門關。

又向西行，至平陽，見遍地饑荒，老百姓多以芋葉及蕃薯葉，拿來進獻皇上，帝后食了也頗有甘味，真所謂饑不擇食了。

至西安，見饑民遍地，且有食屍者，皇帝下諭禁止，四城設了八個施飯廠，巡撫請虛師至臥龍寺祈禱雨雪息災；佛事完畢，師潛赴終南山結茅，在嘉五台後獅子巖，覺得一處幽僻的地方；爲了杜絕外緣的擾亂，自此改號「虛雲」。



### 三十五、入定半月 器高寸許

山上無水，只好飲積雪。自種野菜充饑。這時山中尚有本昌師住破石山，妙蓮師住關帝廟，道明師住五華洞；妙圓師住老茅蓬，修圓師、青山師住後山，虛師與青山師頗投契，較多往來。次年歲暮，萬山積雪，嚴寒徹骨，師獨居茅蓬中，身心清淨，有一天正在鍋中煮芋頭時，結跏趺坐，不覺入定。

山中鄰棚的復成師等，因為奇怪師許久不見，便來茅蓬賀年，見師的茅棚外虎跡斑斑，反而無人足跡。進棚一看，見師正入定中，就拿起一枝引磐開靜，問道：「食過否？」師答：「尚未，芋頭尚在鍋中，大概已經熟了。」等把鍋蓋揭開一看，見芋頭已發霉，長毛寸許。大家都很驚訝地說：「哎呀！你入定已經半月了。」說罷大家就拾些雪來煮芋飽餐了一頓，大笑而去。

虛師一「定」半月的消息傳出後，遠近僧俗，都來探視，師因厭於應酬，恐妨碍修行，就在夜間，一肩行李，遠遁他處。



### 三十六、船小人多 從流而下

虛師先至太白山，住在巖洞中，沒有幾天，戒塵師接踵而至，兩師相約同遠遊，目的地爲峨嵋，經成都小憩，再由嘉定抵峨嵋山。登金頂，觀佛光，與雞足山佛光無異。

師與戒塵師下山，循着洗象池、大峨寺、長老坪、毗盧殿，經峨嵋縣、峽江縣抵銀村，過流沙河，適逢水漲，從早上候到午間，大家擠着上船，師讓戒塵師先登舟，再將行李遞上，師正欲過船時，船上繩索忽斷，水流又急，師用右手攀住船舷，但船小人多，若稍爲側一下，便有覆舟的危險，於是師不敢稍動，別人也不敢動，只有叫他緊攀着船舷，從流而下。大半個身子都浸在水裏，一直到天晚，等到船靠了岸，大家才牽師出水上岸，衣褲及兩足都被小石割破，天氣又寒，又下着雨，行抵晒經閣，旅店不宿僧人，街外有一廟，一僧住守，師等求宿，再三請求也不答應，令睡在門外戲台底下，地濕衣又濕，用錢向僧買草，他拖了兩把溼桿，亦燒不着，只得忍受。與戒塵師坐待天明。買了幾個苦蕎粑吃了，忍着痛繼續前進。



### 三十七、雞受皈依 念佛立化

廬師入雲南，渡金沙江，朝雞足山，見佛祖道場，衰敗至此，全滇僧規，墮落如此，便發願在山結一庵，以接待朝山者，又爲地方子孫寺廟所禁，思之不禁流淚，乃下山抵昆明府，得護法岑寬慈居士留住福興寺，師即掩關，戒塵師爲護，是年在關中度歲。

師在關中，有迎祥寺一僧人至，說寺有放生雄雞一隻，重數斤，極兇惡好鬪，群雞皆被傷冠羽。師命縛來關中，爲雞說皈依戒，並且教牠念佛。果然不久，雄雞不再好鬪，並且每喜獨棲樹上，連小蟲也不傷害了，若不給牠食物，牠也就不吃。又隔幾天，聽鐘磬聲即隨衆上殿，功課完畢，仍棲樹上。有人教牠念佛，即作「佛佛佛……」聲。隔二年，一日晚課完畢，這大雄雞忽然站立學首，張翅三扇作念佛的樣子，就這麼立化了，經過數日不變，寺僧就爲牠作龕葬之，並且作了一段銘記說：

「好鬪成性此鷄雄，傷冠拔羽血流紅，知畏奉戒狂心歇，素食孤棲不害蟲。兩目瞻仰黃金相，念佛醒惺何從容。旋繞三撲奄然化，衆生與佛將無同。」



### 三十八、接鉢孟寺 僧移大石

翌年諸護法懇師出關，到寺講經。皈依者三千餘人，秋間又應夢佛上人請到筇竹寺講經，又傳了一次戒。法事甫畢，又爲地方官紳迎至大理府，住三塔崇聖寺請求講經，皈依者又數千人。這些官紳要留師常住崇聖寺，師說我不住城市，且早有願在鷄山掛單，爲山上子孫廟所不許，今諸護法，如能圖一片地，我願開單接衆（就是允許十方來朝山的四衆留住）以挽救滇中僧衆，恢復迦葉道場。大家聽了虛師的話，無不稱善，立刻就命賓川縣知縣辦理，在山中找到一所破院，名鉢孟庵，請師居住。

鉢孟庵已久無人住，有謂大門外右方有一巨石白虎不祥，師擬在此鑿一放生池。僱工破石不碎，即去土察看，石高九尺四寸，頂平可盤着腿坐，於是招了包工擬移向左邊二十八丈，但工人百餘名，拼力三天尙無法移動，都不顧而去。師禱之伽藍護法，又諷誦佛咒，領了十餘僧人，便移向左邊，一時哄動了附近，驚爲神助，好事的人，就在石上題名「雲移石」。



### 三十九、苦行修路 師參頭陀

師爲重修鉢寺接待十方，獨出募化往騰越，由下關至永昌，此地數百里，山多大石途難行，官民從來未曾修路，聽土人說有一外省僧人，自己發心苦行修路，又不向人捐募，任便來往的人施助伙食，已數十年，不曾改志，此路因此僧修理，十九已可通行，鄉人對他很尊重，要修孔雀明王寺給僧住，但僧不願，祇願修路。師聽說了很奇怪，遁路前進，將入黃昏的時候，在路上就遇此僧，見他荷鋤携畚將歸，便上前問訊，僧瞠目不語，師亦不顧，隨彼到寺；等他放下了鋤具上蒲團坐下時，便上前參禮。僧竟連看也不看一眼，亦不發一語，師就對坐，次晨僧作飯，師幫他燒火，飯熟亦不招呼，師就取鉢盛飯，食畢僧荷鋤，師就負箕，一同搬石挖泥鋪沙，共同起止，這樣的就過了十數日，彼此雖沒有說過一句話，而相安度日。

當一個月明如晝的晚上，師在寺外大石趺坐，僧輕步至師背後，大喝一聲：「在此做甚麼？」師微啓目緩聲應曰：「看月」。僧又問：「月在何處？」師答：「大好霞光」。僧：「徒多魚目真難辨，休認虹霓是彩霞」。師：「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絕障遮」。僧執師手大笑說：「深夜請回休息吧！」



# 四十、孝子要求 和尚念經

原來這位苦行頭陀是湘潭人，名禪修，少年出家，二十四歲在金山禪堂便開悟，後朝山到藏，由緬回國，見此路崎嶇，人馬可憐，因感持地菩薩往昔苦行，便立志獨修此路，在此數十年，現已八十三歲，不曾遇到知己，今有緣遇師，始傾吐心話，彼此相照。師於次日即告辭，兩人大笑而別。

師往騰衝化緣，住湖南會館，行裝未卸，即有穿孝服者數人一邊叩禮一邊要求說：「請和尚念經。」師告訴他們非應赴經懺的和尙。但孝子說：「是替你們和尚念啊！」師聽後甚詫異：「聽說此地無和尚」？會館的人就替他解釋說：「請大師念經的是吳太史的曾孫，太史平生，修持甚謹，數十年間，大家都稱吳老太爺爲善人，今年壽已八十多，兒孫數十人，有的孝廉、有的秀才，日前去世的時候，自言是和尙，遺囑要用僧衣入殮，不許哭泣，不許殺牲，不許請巫師誦經，並且說將有高僧來爲之超度。說完就盤膝坐化，經日面目如生，今日師恰巧來此，得非法緣嗎？」師聽罷即允往誦經，爲之超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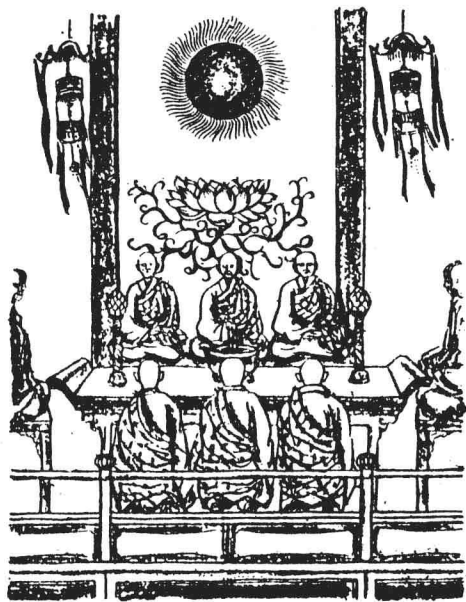




## 四十一、重振律儀 傳授戒法

廬師爲吳太史誦經，放施食七天，全縣的官紳士庶都來隨喜，見師威儀，願皈依者有千餘人。官紳等要留師住在縣越，師即告衆此行是爲修鷄足山化緣而來，不能久住。大家聽說廬師修鷄足山的事，便踴躍樂捐鉅款，師即回山準備道糧，建造房屋，訂立規約，坐香講經，重振律儀，傳授戒法。是年四衆弟子求戒者七百多人，從此，山中諸寺亦逐漸改革，出家人以前不穿僧衣的，也穿着僧衣了；以前吃葷的，也改食素菜了。並且，早晚上殿課誦；外來的客僧，也給掛單留宿，一切的一切，在廬師威德的感召下，逐漸步了上正軌。

翌年春季，師已六十六歲。石鐘寺老和尚寶林，請師在該寺傳戒，求戒者八百餘人。法事完畢後，戒衆師在鉢孟庵閉關，師往南洋弘化。



## 四十二、弘化南洋 萬人歸依

師初往緬南太平寺講經，皈依者數百人，再循着千崖巒，越過野人山，到新街，瓦城，因在山中染瘴毒，至此發作，重病，後扶病到柳洞觀音寺，有一中國僧人，名定如，齋糧靠鬻畫爲生。師在此養病漸愈，至仰光，定如送路費，並電高萬邦居士接車。在仰光由高居士伴同參觀各聖境，再乘船赴檳榔嶼，因船中有死於病疫者，到埠不准入港，在遠處一山檢疫，受盡洋番折磨，始換船過海登岸，僱小車送至廣福宮，客堂見師憔悴怪狀，坐了二個鐘頭，竟無人過問，最後一老者出，即首座覺空，師稱禮拜下已不能起，老者急扶起坐，說高居士已來電二十多日，不知消息，老和尚與大眾都急，你怎麼弄成這樣？未幾，妙老和尚趕至，迎往極樂寺。

師在此講法華經，皈依者數百人。後又有馬六甲，吉隆坡等各埠護法來請講經，前後皈依師者計萬餘人。



### 四十三、回國請願 船經臺灣

是年冬，雲南省全體僧衆來電，謂政府將提寺產，八指頭陀寄禪上人等有電來約，請速回，共圖挽救。時師在吉隆坡，過年後即東裝返國。

翌春回國，是年師六十七歲，船經臺灣，在基隆登陸，至月眉山參觀靈泉寺。此是師第二次來臺灣，十二歲時曾隨父坐船抵臺一次。船啓行後，又經日本，再登岸參觀日本各佛寺。

三月回國抵滬，與佛教會代表寄禪等一同進京請願，抵京住賢良寺，僧錄司法安、龍泉寺道興、覺音寺覺光諸師，親自招待，肅親王善耆請師爲其太福晉說戒法，還有許多庚子年隨皇駕避難時之王公大臣舊友，聞訊多來相視，策劃上奏諸事，得各護法幫助甚多，進行順利，奏上後不久，奉皇上諭令保護僧產，各省提寺產之風，遂告平息。



## 四十四、奏請皇上 御賜龍藏

寺產事平，師仍留北京，因清朝以來雲南地方，未有頒發龍藏，故與諸護法商議，欲奏請頒藏經全部。旋由肅親王發起，由總管內務府大臣奏請皇上頒賜龍藏一部與雲南雞足山鉢盂峯迎祥寺住持僧虛雲，於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准奏，硃批奉旨依議欽此。同年七月二十日皇恩敕賜上諭，不但欽賜龍藏全部，且加贈迎祥寺名爲護國祝聖寺，欽命方丈，御賜紫衣、鉢、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又封賜住持虛雲佛慈洪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

師剛辦妥請藏諸事，接鼓山妙蓮老和尚來書，囑藏經起行，先到廈門，經由南洋運往雲南，經暫留廈，汝速回鼓山一晤。師在京過年後，於翌年正月，運經出京。



## 四十五、妙老密行 分光舍利

虛師將御賜龍藏，先運經上海，再至廈門。方抵廈門，忽接鼓山來電，謂妙蓮老和尚於正月圓寂。這時廈門諸山長老僧衆，都到鼓山參加老人茶毗禮，靈塔移鼓山下院，籌備善後。師接電立即趕往，爲了建塔傳冥戒等事，日夜忙碌，至四月初十進塔，當塔工竣後，下了半個月的大雨，大家都爲此發愁，但初八菩薩戒畢，天就放晴，初九大晴，地方官紳來山者絡繹於途，初十入塔時祭齋百桌，大衆誦經，上供已畢，正唸變食真言時，忽起一陣旋風，將許多祭品，都旋向空中，只見靈龕頂上一道霞光，直貫塔頂，大家都讚歎不已！俟禮畢返寺，又大雨滂沱起來了。妙老人靈骨，一半入塔，一半將運至南洋極樂寺供養。

虛師奉迎藏經與妙老人靈骨繼續南行，至檳榔嶼時，觀音亭及大衆迎接者數千人，祭靈時當念經畢，變食真言時，又忽起旋風，將萬花吹散，靈龕頂涌白光，直透二里外之塔頂。此分光舍利之靈異，爲虛師親見，妙老人平生惟修建寺院，接衆結緣，未見修持，但其密行當不可思議。



## 四十六、船中奇緣 英人捐資

虛師爲妙老人料理鰲塔事畢，即再乘船到丹都，觀音亭請講心經後，轉船往暹羅（即今泰國）。

船中無素食，師終日趺坐。時同船有一英人，每過師座，屢次注目，有一次終於問師：「和尚是那裏的？」師知其通華語，答告往雲南。彼即邀師至客房，出糕餅牛乳款客，師不食。彼又問：「你是雲南何處？」師答：雞足山迎祥寺。彼說這寺的規矩很好。師問其至此何事？彼告曾做過騰越昆明領事官，到處參觀過寺院。彼又問師何事旅行國外？師告以請藏經回滇，因路費缺乏，先到檳榔嶼化緣。彼又問可有公文？師即出示公文證件緣簿等，領事竟提筆在緣簿上寫了「三千元」，又以素餐炒飯請師，至暹羅登岸分手，亦一奇緣也。

師駐錫龍泉寺，講地藏經，在講經期間，在船上遇見之英領事，來寺相訪，並付三千元現款而去。師以回滇建藏經殿需款甚鉅，估計非數萬金莫辦，而此行所化無幾，乃於講地藏經畢，數日後即再講普門品，聽者數百人。



# 四十七、入定九日 泰皇請供

暹龍泉寺可能係龍蓮寺之誤，是我僑僧所建，在暹京市區，師于講經期間，一日跌坐入定，忘記講經，一「定」就是九天，却哄動了暹京，自國王大臣，以及男女善信，咸來瞻禮問訊。出定後繼續講經，講畢泰皇請至宮中誦經應供，百般禮遇，肅就皈依，一時官紳士庶皈依者數千人。

泰國氣候太熱，師於定後，足生麻痺，開始時只行動有礙，後竟全身如枯木然，連筷也不能拿。食也要人餵。護法們聘中西名醫治療，針灸服藥，俱不生效。甚至口不能言，目不能見，群醫束手，惟身心尚安，並無痛苦。師一切事都放下，獨有一事放不下，因有滙票縫在衣領內，無人知者，今口不能言，手不能寫，萬一化身時，一火焚去，則藏經不能到，雞山閣也修建不成了。這筆因果如何能負？師思及時，不禁淚下，乃默祈迦葉尊者加被！時有妙圓師見師下淚，口微動，乃湊耳傾聽，囑其取茶禱迦葉，服下心內清涼，即入夢見一老僧如迦葉，坐師身邊手摩師頭說：比丘！衣鉢慎勿離身，汝不須憂，以衣鉢作枕就好了。聽畢即取衣鉢作枕，回頭已不見尊者，不久病果愈。



## 四十八、三百馱馬 奉經抵寺

師病愈後復講起信論，將圓滿前，檳城極樂寺派善欽，寶月二師來接，蒙王宮內及諸大臣護法居士男女善信，都來送行贈資，得款甚鉅，暹王以師入宮誦經，送地三百頃，師轉送極樂寺交善慶和尚在此設樹膠廠。

師再赴檳極樂寺講經，後在檳過年，翌年自檳運經起行，到緬甸仰光，高萬邦居士到接，留住月餘，親自送至瓦城，高居士在仰光請了一尊玉佛臥相，擬送祝聖寺供養，船到新街，住觀音亭，僱馱馬到雞足山，以物件太多，分三百餘馱載。師隨經行，人馬幾及千衆，經騰越，下關各鎮，地方官紳迎接，一路上數十日入馬平安，獨由下關至大理時，忽雷電交作，洱海波騰，雲氣變幻作奇景，但無雨，至寺門舉行迎經大典畢，乃大雨滂沱，以後每日仍放晴，咸謂洱海老龍來迎龍藏。是時雲貴總督李經羲，奉諭派員到大理，率官紳接旨，迎藏，目睹此事，同贊佛法無邊。在大理休息十天，再由下關趙州抵賓川縣，直至祝聖寺，一路平安，無滴雨溼經箱上，奉經入藏，恰是臘月三十日香會。萬衆歡騰，得未曾有，時師年七十歲。





## 四十九、黃牛求命 爲說皈依

虛師的道行，不但感動龍天，即愚痴如畜生者，也常有感人的事情發生。如此次請回大藏經的途中，尙有一事可附記者。

當老人經騰越，駐錫在萬壽寺，正與提督張松林坐談的時候，忽然從外面跑進一頭黃牛，奔至虛師的面前，前腿跪下，且雙目流淚，其哀求救命之狀，只是不會開口說話而已！果然，隨後牛主楊勝昌等追至，楊是以殺牛爲業的。雲師知牛求命，乃對牛說：「你要逃生，須皈依三寶」！牛竟點頭，似會人意。師即爲牠說三皈依。乃令起立，牛即起立。馴服如人。

虛師以金酬牛主，代贖其命。但牛主早已被感動了，堅不肯受，並且發誓要改行，不再殺牛。亦要求皈依，更從此長齋，張提督亦深受感動，替他介紹受僱於一商店。



## 五十、妙淨尼師 留偈而逝

宣統二年夏間，廬師接獲家書，一彈指頃，已過了五十年，師作詩三首，其中有「祇此一生清白業，更無餘事記心田。」「久矣渾忘塵世事，莫將餘習到雲邊。」

比丘尼妙淨，是師在俗時的庶母王氏。比丘尼清節，即師在俗時父爲所娶二媳中的譚氏女，庶母與田、譚二媳都早已出家，田氏不久即病歿，譚氏法名清節，這時寄信給雲師，告訴庶母已於臘八西歸，當臨終時，結跏趺坐，說偈而逝。

清節尼師把妙淨尼師的臨終留偈記錄下來，也一併寄給廬師，其中有一首是：

每因恩愛戀紅塵，貪迷忘失本來人，八十餘年皆幻夢，萬事成空無一人。

今朝解脫生前累，換取蓮邦淨妙身，有緣念佛歸西去，莫於苦海甘沉淪。

雲師得書，悲喜交集！悲的是悲撫育之恩未報；喜的是喜庶母出家四十多年，命終心不顛倒，能留偈而去，即是生西之瑞徵也。



## 五十一、虛師講經 優曇華開

佛經上常有以優鉢曇華表當來果位，又因此花三千年始現一次，所以在大陸上有開曇華者，都以爲是靈瑞。在臺灣也有一種曇花，本省人有名之曰瓊花的，很會開花，大概是氣候使然，不過這種花開的時間極短，開花的時間又多在中夜時分，真是曇華一現，所以也很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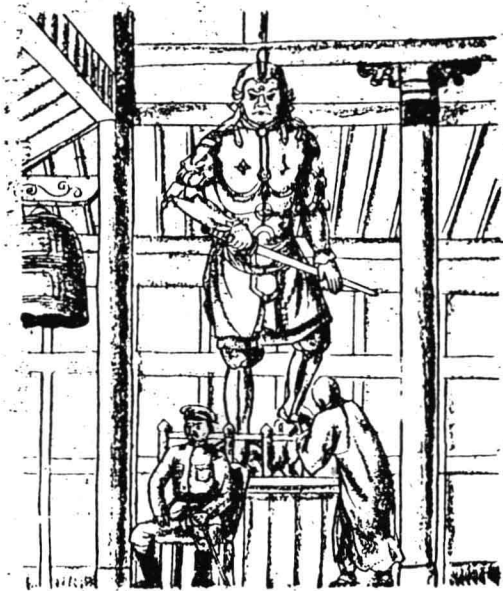
虛師請藏回山後，是年昇座爲大衆講楞嚴經，講殿之前的庭院中，有古栗樹，忽湧優鉢曇華，開放了數十朵之多，大如盆，形若美渠，色似黃金。含裹花蕊，芬香撲鼻。中虛體潔，竟數月不萎，見者無不稱異。象徵難足山久已不開佛法，今忽得聞，亦如優曇一時現相，都說是靈瑞不可思議。

明朝的憨山大師未出家時，有植庭蕉，竟抽金蓮花一朶，三月不萎，後果然爲人天師表。今師講經而古栗開優曇花，（傳戒雲棲時，枯梅又開蓮蓀）古今前後的瑞應相同，今之德清（虛師字德清）又怎知不是昔日的德清（憨師諱亦德清）呢！



## 五十二、無畏精神 消彌巨患

在宣統三年的九月，武漢革命，清帝遜位。各省逐僧毀寺，風動一時。這時雲南統兵李根源，因惡該方僧徒不守戒律，將親督隊伍赴諸山逐僧拆寺。又付師是一個窮和尚，何以老百姓都很信伏他？以為必有怪事，於是指名要捕虛雲和尚。其餘諸寺僧衆都紛紛逃竄，獨師不避。寺僧有勸師避者，師說：「你們要去則去，如屬業報，避有何益？以身殉佛可耳。」於是衆僧皆不去。數日後李根源果然率兵入山，駐軍在悉檀寺，毀金頂雞足大王銅像，及佛殿等，師以事急，竟獨自下山，直詣軍門，出名片要見李統兵，守兵有識師的，告師速逃避禍，抵死也不替他通報，師就不願逕自入內，至天王殿，見李根源與前四川布政使趙藩同坐殿內，師向前致禮，李不顧，但趙與師認識，問師從何來？師即陳述請止毀寺，時李怒形於色，厲聲問師：佛教何用？有何益？經師婉詞答覆。又問要這泥塑木雕何用？師再以「相爲表法，不以相表，於法不張，令人起敬畏之心」作答，李現悅容，呼左右取茶點來，後李亦皈依師，竟一變而爲法門外護，此是師之大無畏精神所感化，不僅消弭一場巨患耳。



## 五十三、虛師點破 李氏護法

李根源（印泉）將軍是宿根深厚的人，雖然一時因誤以「和尚不作好事，成為國家廢物。」而質問虛師，師反質之：「豈能以一二不肖秀才而罵孔子乎？先生統兵，雖軍紀嚴明，其亦一如先生之正直乎？」李雖武將，確極明理，自然化干戈為玉帛矣。因此，款待虛師，秉燭深談，暢論佛理。卒至李歎佛法如大海，又畏毀三寶之業重矣。這裏，虛師復點破他說：「願以後極力保護，則功莫大矣。」此李根源以後極力護持佛法之因緣也。

李聞虛雲和尚說法後，心中大悅，據說次日即移住祝聖寺，隨虛師雜入衆僧中，蔬食數日，見出家僧衆規矩威儀之嚴，比之軍中紀律，有過之而無不及。更肅然起敬矣。加以山中忽大現金光，據說是稀見的祥瑞，李益感動，執弟子禮，請師為鷄山總住持，乃引兵他去。

後來李復介紹蔡鍔將軍（松坡）等諸人，共為護法，對雲南省佛教事務，無不盡力維持。



## 五十四、八哥臨危 不捨念佛

民國成立，師在南京、北京分謁孫中山，袁世凱，商組佛教會事，回雲南又晤蔡鐸，組滇黔佛教分會。借文昌宮開成立大會，請了應法師在貴州設分會，西藏活佛喇嘛，遠道來參加者甚衆。又擬舉辦佛教學校、佈道團及醫院等慈善事業，可見我佛教界，遠在民初，即有教育，慈善之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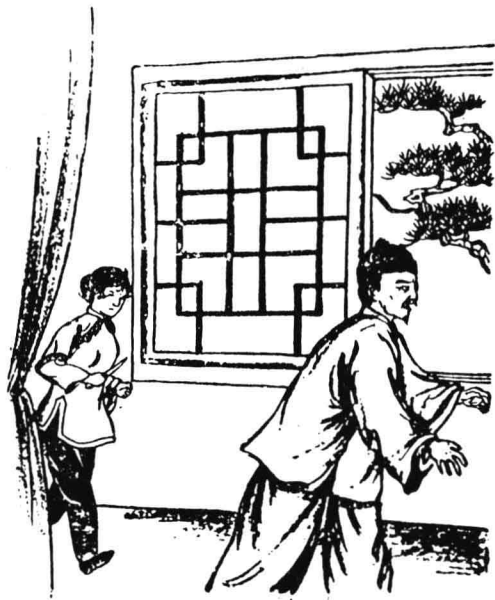
在滇藏佛教會中，有一奇聞，事雖小却甚難得。蓋有鄉人送一八哥鳥兒來放生，八哥能言，初尙食肉，暹師替他說三皈依後，即不吃葷，甚馴善，自知出入，日常念佛，一天，忽被一鷹搏去，飛在空中，猶大聲念佛。雖是禽畜，能在此生死之際，不捨念佛。恐吾人類，亦不易辦。淨業同人，對此一則公案，能不加緊一句佛號！殆不臨終手忙脚亂也。



## 五十五、怨家宜解 鬼受冥戒

民國四年，春季傳戒期間，有鄧川縣姓丁的紳士，原是清末孝廉，膝下只一女，年方十八，一日忽然不省人事，全家驚惶，等到醒時，已變作男子聲，指着他的父親，大罵說：「你丁某特勢誣我爲匪，使我喪命，我是大理西川人，名董占彪，你還記得嗎？今在閻王前告准了狀，要報八年之仇。」說着就拿着刀追逐丁某，丁駭得潛匿他處，不敢回家。這鬼每日必來，來則女變形態，家中被吵的天天不安，鄰里都聚着圍看熱鬧。

這時，鷄足山派素翠素值二僧往鄧川有事，經過丁家，見到群衆圍觀白日鬧鬼，便勸鬼不要這樣使地方不安。這鬼反說出家人不要多事！僧說：本不與我相干，但我師父常言，怨家宜解不宜結，愈結愈深，何時得了？鬼聽了這話，好像考慮了一會才問：你師是誰？僧告是祝聖寺虛雲和尚。鬼又說我亦聞名，但未見過，肯與我受戒嗎？僧說：大慈大悲渡一切苦，如何不肯。後來由地方紳士十餘人，偕二僧至寺設壇爲之念經說戒，從此安靜，此亦奇事。



## 五十六、師舉巨石 衆伏懾伏

前山旅緬華僑高萬邦居士所送玉佛，已經數載，因運輸不便，寄奉在觀音亭，至民國六年，虛師再至彼邦，起運玉佛，僱了力夫八人舁之，約定送到鷄足山酬費若干。

一路經過山嶺崎嶇，走了數十日，有些地方都是前人所未走過的。某日，行至野人山，舁者疑玉佛中藏有金銀珠寶物，於是置佛地上，假說力不勝舉，要加價數倍。虛師極力慰勉，然而力夫們更聲勢汹汹，似將不利於師，師知此輩皆是不可理喻的人，忽然瞥見路旁有一巨石，重約數百斤，怡然問舁伏說：此石與玉佛誰重？衆皆一致言石重約二三倍。師竟兩手舉石，離地尺許，群衆咋舌，無不懾伏，都說老和尚是活佛，便不敢再多言，舁佛至山，師厚賞衆力夫。事後師告別人，自念力不及此，彼時似有神力相助，誠不可思議者。時師年已七十八。後至騰衝保山各寺講經。





## 五十七、晉省遇匪 說伏招安

民國七年，雲南提督唐繼堯派員持信，令賓川縣知事同入山再三迎請盧師，不得已允赴昆明。但這時道路多匪，知縣要派轎及兵相送，師却婉謝。只帶了徒弟修圓師同行。行李僅一笠一蒲一鏟一藤架，步行而往。果於途中遇匪，在師身上搜出了唐督致師的信，威嚇拷打，即見其首領楊天福、吳學顯，問進省何幹？師云做佛事，爲人民祈安消災。匪首說：唐繼堯是個壞人，你與他往來，亦是壞人！師答以：往好處說，人人都是好人；往壞處說，個個皆是壞人。問何以見得？師又道：假使你與唐兩人，都是爲國爲民，爲福國利民，乃至你們部下，個個都如此，豈不個個都好人。從壞處說，你說唐壞，唐說你壞，各有成見，如同水火，兵連禍結，害盡人民，豈不個個都壞。老百姓從左是盜，從右是匪，如何可憐？聽罷都笑了起來。後竟被說服，願請師作說客，由政府招安。匪首要派人護送師晉省，師亦婉却，剛出營半里，忽見數人跪地叩頭，原來即昨日毆打師之兵弁，連呼菩薩饒恕！師安慰了幾句，並勸其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皆感涕而去。



## 五十八、法會開始 大赦禁屠

虛師到了昆明，唐督派員款待，駐圓通寺。唐要請師作一場大佛事，求佛加被消災免難，超薦亡靈。師便與約定三事：一、道場起經之日，全市禁屠。二、大赦牢獄。三、賑濟難民。並又將途中遇匪經過詳說，如借此大赦機會，將他們的人放出，亦是感化的一法。

唐聽了當下大喜，即斟酌辦理大赦及招安的事，於翌年春季在昆明忠烈祠啓建水陸道場，法會開始，却貼出告示，實施大赦及禁屠等事，會期中，唐又派員與楊吳商招安事，委二人為大隊長，從此地方安靖，二人始終未變。此完全是受虛師的無畏精神感化所以致此。

法會四十九天，圓滿的那天，送聖時空中現出幢幡寶蓋，飄漾雲中，全城目睹者都拜伏於地，唐督大生信心，合府皈依，是年冬，師在昆明度過，時八十歲。



## 五十九、雙鵝念佛 三年往生

次年春季，唐督又請建水陸道場，法會圓滿後又繼續講經。昆明西山華亭古刹，因寺僧不能住持而荒廢，竟欲售與西人作俱樂部，且地方政府已批准。師知後與唐督商請保存名勝，唐接受師言並請師住該寺重興，經三請師乃受帖，改名雲棲寺。

是年，有張拙仙居士以雌雄二鵝，送至雲棲寺放生，請師說皈依，二鵝皆俯首靜聽，至畢，舉首似喜狀。從此二鵝常隨衆上殿，人念誦時，鵝却視聽；人繞佛時，鵝亦隨衆繞佛。久而久之，大家亦不覺奇怪了。人多喜之，這樣經過了三年，又一日，雌鵝於大殿門前旋行三轉，舉首望佛，立化而去，毛形不萎，另一雄鵝終日哀鳴不食，隨處尋覓，狀甚悲苦，但仍每日上殿，同以前一樣觀佛，維那師目視其異，乃鳴聲告曰：「你失伴甚苦，但既知觀佛，當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不要戀此苦惱之身，大眾助你念佛，你要存想心聽，每一聲磬，一聲佛號，約數十聲，鵝曲頸作拜佛式，再起旋繞三周，挑翅一拍，歛翼委足，奄然而逝。雖是禽類，朝夕聞經觀佛，亦有此感應，佛法實不可思議。」



## 六十、入海救女 感化大婦

翌年天災頻至，春水冬旱，喉疫大作，死數千人。時師初住雲棲未久，却遭此凶歲，重興事只能暫緩。

某日師入城歸時，中途樹下休息，拾一包裹，打開一看，內有金飾等物並滇幣八千，法國幣萬餘元，師復裹起，等至日暮未見人來尋取，於是携返俟明日再來，將登報尋失主。行近山下渡海時，忽見一女子跳下海，師急奔往前，見且浮且沉，便跳下海救起，女不肯，極力牽之上岸。女尋死，強伴之至寺。已入夜，令她換衣，與食亦不吃，慰勸甚久，自言姓朱，長沙人，生長於雲南，年十八，嫁夫受騙，時被大婦毒打，携飾物逃出欲往鷄足山投虛雲和尚出家，以迷途又丟失包裹，乃投海求死。原來師所拾之包即此婦失落，詢與失物相符乃歸還，並爲之說皈依，翌日通知其娘家夫家同來勸慰，夫及大婦跪在佛前立誓懺悔，相抱而哭，在寺住了三天，亦發心皈依受戒而歸。



## 六十一、非義之財 撥充賑款

民國十一年虛師八十三歲，是年起重建華亭寺，於土中掘出古碑，有「雲棲」二字，遂改名雲棲寺。

有陳太史筱甫，將自己花園送與農林學校，取回勝因寺舊址，改作雲棲寺下院。建殿堂寮房。又修太華寺，松隱寺，在山下新建招提寺，改村名為招提村。有一天虛師正率領僧衆及工人在後山森林中採木料時，檢獲一包袱，打開一看，有金銀幣約值二十餘萬元，虛師便命送往政府作為賑濟之用，大家都說既然常住困難，應留在常住上用。師說：「佛的制度，僧人不得拾遺財，今已檢起，已屬犯戒，若歸給常住，更爲非義之財，要是有人發心樂捐自己的淨財，以種福田，或者僧人無糧而募化，當無不可，但拾遺歸交常住，這是老衲所不敢這樣做的。」虛師這一番議論，聽者無不稱善，於是決定撥充賑款。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虛師的正直無私之坦白的心地，確是值得後人效學的。



## 六十二、大興土木 修建塔寺

翌年又修七衆弟子的海會塔，當啓工建築時，去土丈餘深，發現一棺，上書嘉靖四年藩陽李太夫人，乃取出火化，面目如生，火中燒出了蓮華形，把它送入女居士塔中。

在許多古墳中又有一棺，上有白蟻蛀蝕之處，形狀似八方小塔，恰七層，棺的前面有一石碑，記載着這是道光年間道明比丘之墓，比丘幼年足廢，父母送他出家，發心拜大悲懺，持觀音聖號，一夕夢觀音菩薩，令其入浴，水已具備，洗畢時不見菩薩而兩足舒適，早起即能下床，步行已如常人。從此智慧日開，因此終身持念聖號云云。

師親自督工，海會塔築成時，這許多古墓的屍骨，分別化身入塔。

第二年又修理金山的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又修全寺佛像及五百羅漢像，勝因寺大殿，又另鑄大銅佛像三尊。再修西方殿，塑三聖像，於是大興土木，修建塔寺。



## 六十三、具行禪人 行業自化

有具行禪人者，是虛師在鷄足山請藏經回山傳戒時，領全家八人乞求出家者，彼本人時年僅二十，不識字，耳又聾，貌醜，每日種菜苦行，夜禮觀音菩薩，精進向道，後出外參學，虛師至雲棲寺，具行師亦至雲棲仍種菜苦行，是年開戒，師見其密行難得，請其爲尊證，比丘戒過後，即告假至下院。一日午後，具師往勝因寺大殿後面，自取禾稈，披袈裟結跏趺坐，左手執引磬，右手敲木魚，面向西念佛，自己放火焚化。寺中數十人，竟無一人見到聽到知到的，牆外的人見到裏面放大火光，進來看時，卻又看不見師。直至殿後，才見師跏趺坐火灰上不動，衣物如常，只木魚及引磬的柄已燒成灰。下院僧衆，立刻報知虛師，師因有菩薩戒尚未圓滿，不能下山，寫了封信給財政廳長王竹村居士等，托代料理。王廳長等見此奇異事蹟，即趨報唐督，唐率全家往觀，近前取其引磬，忽然全身倒下，成一堆骨灰，一時感動衆人，大生信心，唐督提倡由政府爲辦追悼三日，瞻禮者數萬人。



## 六十四、重修雲棲 大功告成

雲棲寺在昆明城西三十里，有碧鷄山，華亭峯，原來的名字就叫華亭寺，左枕太華山峯，右帶碧鷄山岫，前望昆池，航船往來其間，好像遊於大圓鏡中；東側可以望見虹山，一峯獨秀，蜿蜒入城，五色彩雲，排列空際，形似寶蓋；萬木蕭森，雙塔掩映其間，這樣秀麗超拔的風景，很難形容得出。真是建造梵宇寶刹最相宜的地方。

華亭古刹，起建於元延祐庚申，爲元峯玄通和尚所建，巨刹既成，繼續主持者，則有道珪等諸大德，都是明朝的高僧，至清代初年，尚有性空、照環諸師，乾嘉年間，則有實地、本初諸師，精修苦行，至咸同年後，滇中佛法漸衰，兵火劫餘，已不聞戒定慧學了。林木寺田都變成民業。直至民國九年，虛師應唐督之聘，由鷄足山祝聖寺飛錫來此，易名靖國雲棲寺後，經師苦心經營，在天災連年之後，不數年間，完成重修鉅業，雖聯帥唐公之外護，功固不小，然則若非超然利養名聞之外的虛師主持其事，亦難竟功。可見天下事無巨細，事要在人爲，只除却名利，則無有不成者，當可以虛師爲示範者。





## 六十五、虛師德感 菜梅放瑞

雲棲寺重建完成，于翌年（民國十四年）春戒後，虛師在寺講經，講經畢，於禪堂起長七。

寺地山場很廣，叢林過密，師喚附近村民，指定區域、種類，令與寺僧共採，各得其半，村人大喜。

次年滇中多事，兵住民房，已不相安，秋收稻熟，民多畏兵而不敢收。虛師仗義往軍部說項，約好凡是有僧人領導農民收穀者，兵不許阻擾。因此，數千鄉人都來寺住，僧民共甘苦，開頭同吃乾飯，繼食粥，後來同食糠，老百姓被感動的下淚，等軍事略定，農民才搬回家住。所以後來老百姓共同維護寺廟，無不出于至誠。

十五年戒期中，殿前枯梅竟開白蓮數十朵。更奇怪的是，前後菜園中，所有青菜，全部開出青蓮花來，並且每一花蕊中，如一立佛像。真是不可思議。此皆虛師威德的感應，見者聞者，莫不歡喜，歎未曾有，有張拙仙居士，特爲此寫了一篇「雲棲菜梅記瑞」以誌其事。



## 六十六、千年鐵樹 春戒花開

虛師于十七年，爲募聖像款，與王九齡居士同行赴香港，師年已八十九。這時陳銘樞主粵政，派員接師至廣州。住頤養院，同遊雲白山能仁寺，陳擬請師住曹溪南華寺，師未允許。又至廈門轉往福州，回鼓山講經。經畢又至寧波阿育王寺拜舍利，再往南海朝普陀，由文質和尚陪至上海，住香山庵龍光寺。是年歲暮，鼓山達公和尚圓寂，派人到滬與師商事，師在滬過了年，便回鼓山，時海軍部長兼福建省主席楊樹莊，及前主席方聲濤，率領官紳懇留師主持鼓山，師以鼓山爲他剃度出家的舊地，緬懷祖德，義不容辭。遂就任。

師在鼓山一年後，諸事整理，頗費周折。略爲就緒，翌年春戒，請文質和尚爲羯磨，正爲衆講梵網經，方丈室前院中舊有鳳尾鐵樹二株，據傳一株是閩王手植，一株是聖箭祖師手植，都是唐代至今千年的植物，每年長一二葉，向來沒有開過花，相傳千年方開，在戒期中二樹忽滿開，遠近多來參觀，文質和尚還記了一篇小文，用誌其瑞。



## 六十七、龍王求戒 開動南台

在二十一年鼓山春戒期中，忽然來一老者，鬚髮皓雪，容貌清奇，來時就一直往方丈室，跪在師的面前求戒，問他姓名說姓楊，閩南臺橋人。但是新戒中有一叫妙宗的，也是南台人，却說從未見過這老人。一直至菩薩戒圓滿發給戒牒後，便不見其踪跡。後來妙宗師回南台，至龍王庵見坐像，忽然想起這同戒老人，貌極相似，並且神像手中，赫然戒牒一紙在握，一時開動了南台，都說龍王也去求戒。

虛師是當代的一位高僧，他老人家一生中，神奇的事蹟極多，其實這些事在師看來，皆不足為奇。所謂「情與無情，同圓種智。」這兩句話是證明世間一切，皆具佛性，惜為塵垢閉塞，不得透露，一旦遇到高僧大德，由於他的道德力所感應，便種種瑞相畢現。這也就是鼓勵修道的人，都要向虛師看齊，修頭陀苦行，捨離名利，真為生死，發菩提心，雖不一定都要有神蹟，也一樣可以成功的。



## 六十八、放生園成 雄鵝立化

佛教徒戒殺生茹素，還只是消極的善行；此外更應常行放生，才是積極的善舉。即如南傳佛教的泰國，雖然他們連比丘也不茹素，但寺廟裡却多設有放生池，逢到佛日也常舉行放生。英國人雖然不禁止屠宰動物，却法律規定不准虐待動物。這些都是人類慈悲心的流露。我國大乘佛法，在大陸上的寺廟內，不但多有放生池之設，且各地多有規模很大的放生園。這些於保護動物來說，是最澈底的辦法。

鼓山湧泉寺的放生園，是在二十二年六月落成，有一位居士鄭琴樵，送了一群鵝來，其中有一隻雄鵝，與衆不同，重十六斤，牠每聞木魚之聲，即張翅引吭，跑入佛殿，有時終日站在那裡，注視佛像不去，這樣經過了月餘，有一天，立化佛前，竟不仆倒。鄭居士知道了，要求廟裏的人照出家人的規矩，經過七天，舉行火化，火化時沒有一點異味，因又爲牠築了一「萬牲坑」葬之。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這個雄鵝立化的事便證實了。



## 六十九、國府主席 請師回山

福州鼓山湧泉寺，原是海內名刹，歷史悠久，殿宇千重，爲閩省第一名勝。因爲它的歷史久遠，致僧習瀟薄；以其風景優美，故雅俗混合。到了近代，幾變爲依賴佛作活計者之所歸；香客衆多，又成爲稗販如來的集會所。受戒後只是掛名比丘，捐資若干，便可尊爲首座。坐享尊榮。其次是知客僧，亦可多分贖錢，因此，名列首座的竟多至百餘人，而知客僧亦八九十名，此種陋習，是別處所無。虛師對此悲憫異常，但亦莫可奈何！

後來，國民政府林森主席，海軍總司令楊樹莊，前省主席方聲濤等先後回里，想要整頓鼓山，但非師莫屬，幾經要求，師始俯允，乃於民國十八年，重回鼓山，加以整頓，自師住持後，除重建修繕院宇諸事外，更將鼓山原有經板（藏有許多海內外所缺板本。）加以整編；鼓山陋習，全予改革，數年來成就僧伽甚衆，門風重肅，海內知識，以鼓山與金山、高旻，鼎立而三，此九十多歲老僧之毅力，實令人拜服。



## 七十、曹溪門外 虎求皈依

廬師自十八年回鼓山住持以至二十三年，二月某夕，於趺坐中，似夢非夢，見六祖大師至，促其歸去。起初疑是世緣將盡。後四月間，一晚三夢六祖催去，不久，粵中禮請電至，師以六祖道場亦有重修之必要，遂回嶺南。

是年冬季，護法堅請傳戒，於是啓建道場，四衆雲集。其中達官顯貴有帶兵弁者，某夜入壇時，有居士江孔殷之子，站在藏經樓上，首先發現曹溪門外有兩道電光，閃爍而來，近前時一看，赫然一虎，於是衆皆嘩然，兵弁正擬發鎗射殺，廬師立刻加以制止，此時虎竟已伏在階下，師即爲牠行三皈依，並囑其隱藏深山，不要出來傷人。虎會師意，作三叩首狀而去，臨行猶依依留戀不捨，屢回頭望師。

以後每年必出巡一二次，山猪野獸絕跡，偶然聞有虎嘯的聲音，師即出而用善言慰遣。師當時說三皈依後並爲此作一偈曰：「虎識皈依佛，正性無兩樣，人心與畜心，同一光明藏。」



## 七十一、參天枯柏 冬發新枝

迨至二十四年春，李漢魂主席他調，因為興建南華寺的事，缺乏助緣，事更艱難，師在戒期以後，應香港東華三院之請，赴港啓建水陸道場，壇設東蓮覺苑。

香港的佛事完畢，師又轉往鼓山，辭去住持的職，請圓瑛法師繼任。師即回南華，先修祖殿，建觀音堂以及寮房等工程。

在寺後伏虎亭的北邊，卓錫泉的南邊，有參天高的老柏樹三株，是宋代種植的，早已枯了幾百年了。這年冬月，忽然發生了新枝，大家感歎不已。

南華祖庭自明代憨山清公以後，冷落了已經數百餘年，今自虛師老人入主祖席，物感亦於然起變化。冬月寒枝，竟發嫩葉，三枝次第向榮，實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昔傳唐僧玄奘，向西域取經之前，靈岩寺之古松，枝枝西向；等到歸來的時候，枝忽東迴，師的門弟子很高興的說：教主歸矣。乃往西出迎，師果然歸來，因此號曰磨頂松。古今兩位大德，松柏奇緣，各顯瑞應。



## 七十二、總統仁慈 止殺白狐

民國二十五年，曹溪駐軍團長林國慶來寺，携一檻，中有一白狐，團長告此狐來歷頗奇，謂初在廣州白雲山爲獵者捕獲，其友以四十元購之，本擬作補品烹之，以見其目光灼灼，且解人意，於是不忍宰殺，因置在廣州動物公園中，其友不久亦因事被累繫獄，但不是他的罪，友妻疑是囚狐之報，乃設法贖狐，請林團長携至寺。虛師乃爲狐說三皈五戒，縱放在後山林麓，但每天都來寺求食。寺僧飼牠，自受戒法即不食肉，喜食果餌。修寺工匠，戲以肉塊攪果給牠吃，狐發覺後，奮前爪擦地怒目而視。有一天爲鄉人所逐，猱升十許丈的樹巔，抱蒼樹枝長嗥不已，寺裏沙彌見了奔告方丈，師出展望，白狐一見老和尚即趨奔而下，如馴犬之見主人一般。乃携之歸，設柙畜養，有時縱出，有時在寺盤桓，一天，我 蔣公總統忽蒞寺，衛弁十餘人隨行，至曹溪門見白狐，衛弁舉槍擬擊，蔣公仁慈制止，狐搖首擺尾，引導蔣公前行，至大殿中即飛跑至方丈室，叩師衣下樓，與總統會晤，各說因緣，均犬笑。

某日，白狐不知如何被車輾傷，匍匐不起，虛師爲之說法，狐點首會意而逝，陳屍二日不變，師送葬於山後。亦一奇事。





### 七十三、減食節糧 捐獻國家

民國二十六年，虛師於春戒後，應廣州居士林請赴講經。這時有西藏榮增堪布活佛與羅格更桑等十餘人，來皈依師。翌年春戒後，二次抵穗講經，講畢又赴香港東蓮覺苑建大悲法會，秋末返南華。是年日寇侵華，中日戰起。

二十八年爲師一百歲，以各省多有戰事，但到寺求戒者益多，師提議當茲抗日戰爭，軍民損傷甚衆，凡爲佛子，應各發心，乃設壇每日領衆禮懺二小時，荐亡息災，寺內全體大衆減省晚食，節積餘糧捐獻國家，僧衆均贊助實行。

三十年春戒後，趕速完成各處殿宇工程，已竣工者十之八九，師將兩年來，弟子及善信所贈予私人之供養金二十餘萬元，交與廣東省政府作爲賑濟之用，自己不蓄絲毫，因曲江一帶缺糧，饑民甚多。

世人妄斥佛教消極，這是不正確的。我們從虛師的一舉一動，可以看出佛教的偉大處，虛師的行爲，便是標準佛子的示範，凡是佛子，都應向虛師看齊。



## 七十四、糾正惡風 樟樹求戒

三十一年春戒時，有樹神求戒的異蹟，原來南華寺頭山門內引道西邊，新造放生池邊，有一枝古樟樹，已不知其有多少年月，樹高參天，周圍徑丈。過去南華寺每逢二月八日祖師誕辰，即在此樹的四周，成酒肉肆，鄉人來參拜的，亦視作血食之神廟，自虛師住持，觀此狼藉草穢，誓必廓清，依準古規，葷酒不許入山門之例，嚴申告誡，同時派方外人加以糾正，請地方官以嚴禁，並在樟樹下建土地祠以鎮之。這樣經過幾年，才把這個惡俗挽正。這年春戒中，忽有行者來求比丘戒，問其剃度師是誰，準備了三衣鉢具否？他都答無，因鑑其誠懇，乃接受其請，賜法名「常辱」，未進戒堂前，服役勤勞，打掃全寺，不稍懈怠，性情緘默，不與衆言。進了戒堂，學戒亦事事能如法，但是等到三壇大戒圓滿，梵網戒完畢的時候，此人忽然失蹤，而給他的袈裟戒具等，都留在戒堂，人却遍覓不得，久久也就忘記了。但是到了翌年戒期之前，虛師忽夢此人來索戒牒，問其所在，則說與土地同居。師醒來知是樟樹神來求戒，於是在老樟樹下，將戒牒焚了給他。



## 七十五、敵機炸寺 自相撞毀

是年夏秋間，穗城陷敵，省政府遷曲江，軍政人員，時常來南華寺，敵寇偵探以爲假寺會議，七月中果有顯要多人來寺，不久飛機八架，繞寺不去，虛師知之，立即飭令各僧歸寮，來客入祖師殿，獨師一人在大殿拈香趺坐，不久，一機俯衝而下，投了一顆巨彈，中於寺外河邊樹林中，幸無傷亡，機群又復旋繞不去，結果竟於寺的西面十里馬廐地方，忽兩機互撞，機毀人亡。從此以後，敵機即不敢再來，即南北飛行，亦繞道而過。

日本是信佛的國家，日本航空人員身上都帶着佛教的護身牌，或佛像，但是爲了滿足軍閥的佔領慾望，日本國民無辜的被犧牲了不知幾多？試問一方面想藉佛陀的庇護，而一方面卻要炸毀佛寺，這是合乎正義和佛理的嗎？受了一次教訓的日本空軍戰士，以後就不敢再嘗試了，這還是受了佛法的薰陶，至少他們是應該悔悟了。

是年冬季，國民政府主席林公，暨中央各院部長，派屈映光張子廉兩居士到寺，迎請虛師，前往重慶，建息災法會。



## 七十六、護國息災 顯要齋僧

虛師於十一月六日啓程，到衡嶽進香，廣西桂林行營主任李濟琛，派許國柱居士來接，到桂林後住在月牙山，四衆皈依者甚多。到貴州駐錫黔明寺，廣妙和尚請上堂開示。抵四川重慶，府院及各寺到站迎接，虛師與主席林公及法會會長戴公季陶等商定後，在慈雲、華嚴兩寺，分建護國息災法會。

次年一月在息災法會修懺儀，至廿六日圓滿。林主席及蔣委員長（即今 總統）、戴季陶等分別設齋供養，其中尤其是今總統蔣公，曾向虛師詳細問法，條列唯物唯心，及神與基督的理，師以書面詳細答覆。（全文甚長，可查閱虛雲和尚年譜九七至一〇六頁。）

師由重慶回南華時，各巨公均贈以名貴古玩寶玉及字畫等，其數多至五大箱，師於沿途分贈與人，其侍者問其故，師曰「徒費保存，徒亂人意。」遂不留一物，沿途皈依者有四千餘人，所收供養，亦一一令侍者惟因登記，撥作修建海會塔之用，足見虛師身外已無可留戀者，此實出世行者之本色，今人能像虛師這樣看得開，放得下的，又有幾人呢！



## 七十七、師駐雲門 重興祖庭

虛師自披髮以來，至今已九千餘年，從不住持現成寺院，不受別人豐盛供養，四衆弟子，前後得戒度者萬餘人，乞飯依者百十萬人。他經手興建的大小梵宇數十處，如雲南雲棲，粵北南華，均費百數十萬銀元。師終身一衲隨身，一笠一背架，便行脚海內外，每重興一處道場，待建築完工，便選其賢能，請人住持，師自民國二十三年八月蒞粵，重興南華，預期十事，次第完成，至三十二年將南華職務付弟子復仁主持，自己則負起一笠一背架，一衲隨身，逕往乳源，中興雲門寺矣。

師於民國廿九年時，曾偕粵僧福果，往曲江乳源各地，訪尋靈樹道場未獲。比抵雲門山，見荊棘叢中，殘存古寺內肉身一尊，爲雲門開宗道場，師等拜倒祖庭，不禁悽然淚下。幸有僧明空一人，於民國廿七年來此，清苦自持，獨事祖師香火，據其陳述，困苦萬端，倘不重興，行將湮沒。師返南華，乃邀同地方名流縑素，請重興祖庭，將南華交付弟子後，李漢魂等諸人送師至雲門駐錫，重荷中興艱巨，時在民國卅二年十二月，師一百有五歲。



## 七十八、人頭蜂動 匪劫寺客

三十三年夏間，南華寺建水陸道場。前一月，山蜂傾巢而來，巨如拇指，先在法堂左右廊各築一巢，狀如大殿燈籠。其組織工緻，如圖案畫中之水波紋，萬千重疊，無絲毫出入，且具四色，至爲美觀。後又於曹溪門外大樹上結一巢，比前更巨。蜂不螫人，且嚴守紀律，這時四衆弟子，都說是神蜂來朝拜禮佛云。

迨師由雲門歸來主持道場事，便由首座觀本，知客惟因諸師，及岑學呂，林遠凡等居士陪往觀看，師注視良久，說此是人頭蜂，平時棲止深山石巖中，都市所不易見者，今來此，恐將有事發生。是晚，師語岑學呂謂：四方蜂動矣，此間將遭兵事，但無大礙。若有事，我當派人來迎汝。

等到道場圓滿，師返雲門，至臘月十二日，日寇攻陷曲江，十八將入夜，土匪覬覦來寺避兵禍之客富，遂搶劫南華。等匪徒運財物出寺，不及半點鐘，由雲門派來接岑學呂居士之僧，接踵而至，可見師於格物前知者，確有先見之明。



## 七十九、黑龍作怪 求幽冥戒

有江西南昌徐氏女，深閨待字。而清江地方謝雙湖，業醫，年已五十餘，因無子，聞女名欲娶之，女聞雙湖奉佛，便許婚焉。但新婚之夜，不能同房。蓋此女在婚前，曾有怪物附身，向女求愛，女雖堅拒，但怪物緊纏其身，以鼻出水，鬪之欲死，時來時去，恣其所爲。謝某初不知，既歸，女以告謝，但亦莫可奈何！至民國卅一年，乃投清江縣清淨庵常開師出家爲尼，法名演慧，而怪物往來如前。常開師對伊云：吾聞虛雲老和尚主化嶺南，當代一大德也。何不往禮座下。遂於三十二年春戒期，由雙湖伴來南華乞戒，一日過堂繞佛，女忽暈倒，久方甦。既得戒，怪乃告女曰：汝今得戒，吾已無奈何汝，自今以後，惟日隨汝以待空隙，否則汝當爲吾乞戒也。女說求戒者須姓名容像，汝來去無跡，又無姓氏，何從得戒？怪告我名黑龍江，容像請你代辦。女曰：吾不識字，又不能畫，如何代辦？怪曰：此事容易，汝但執筆。女照其說，低首如入睡，須臾畫成一龍頭人身，鱗角皆具，由女抱持，跪請虛師爲說幽冥戒，後患始絕。



## 八十、僧怠上殿 狐孫代懲

三十四年春，師往南華傳戒，雲門寺住有二僧，一名古根，一名傳真，同居一寮房，古根因小病，不赴晚課念佛；傳真一人亦懶得去。俄而房門開，一巨掌入，有一黑影執傳真擲地，責曰：菩薩開道場成就你們，汝今懶惰不上殿，不知慚愧，該打！說罷連擊其臀十數下，古根驚醒，見一黑影出去。大眾集視傳真被打處，黑瘡浮腫。醫月餘始愈。

當鬼打傳真之翌晚，有一僧係軍人出身，善技擊，携一鐵棒，睡傳真床上，未幾黑影又至，僧欲起鬪，但全身如被縛不能動彈，聞聲說：你存心不良，既出家爲佛弟子，當去軍人習氣，吾今不打你，待汝自悔，否則將受懲！黑影去後，僧即飛遁。

四月後，師自南華回寺，夜深趺坐間，見一青袍白鬚老翁致敬曰：弟子住後山已數百年，師往南華時，弟子亦適外出，孫輩不肖，擾及清衆，吾已責誡，今向師謝罪。師答以既形異類，彼此相安，勿多現也。翁謝辭，後不復擾。

後據鄉中老者謂：後山有老狐焉。





## 八十一、法筵方始 緋桃盛開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民國卅四年因日本投降而停戰，卅五年七月七日爲抗戰十週年紀念，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寺院誦經追荐陣亡將士及死難人民，粵省佛教會同人，推派代表到雲門，迎虛雲和尚蒞穗主法。師冒暑首途，於九月十七日在淨慧寺（即六榕寺）建水陸道場七晝夜，結壇的時候，有緋桃一株，忽然開花，以前師在雲南，曾感枯梅重花；師駐南華，又感宋柏復活。今又覩此瑞應，可謂天人交慶。花開浹旬未謝，參觀者途爲之塞。

花木之開放，是有一定的時候的，雖然有時也會遲早失時，但決不會那變湊巧，早不開，遲不開，偏偏逢到虛師重要法會時盛開滿開的，此豈是普通的巧合呢！佛說：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平常時要解釋無情也具佛性，也能成佛的道理，頗費唇舌。但在此時此地，無情的花木，若無佛性，伊又豈會師意而相對開敷哉！由此可知佛語之不虛焉。

斯時有曾壁山居士繡桃花古佛圖，胡毅生居士繪緋桃瑞應圖，徧徵題詠，湯瑛居士（後出家爲融熙法師）作緋桃瑞應記以誌此。是年虛師已一百有七歲。



## 八十二、美國女士 飛航來參

三十七年冬季，有美國女士詹寧士者，因慕師禪德，萬里飛航，來華求法。事前經中美兩國外交當局之接洽，師許伊來訪，詹女士於是專程來華，時師適在廣州，詹晉謁後先述修道原因，原本她的父親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丈夫亦信耶教，伊本人亦研究神教二十年，因對其教義之不滿，遍歷各國，訪求佛義。曾往印度閉關四年，似有所得，惟疑而未決，今不遠萬里尋師前來親近承教。師即偕赴南華參六祖，授飯依畢，賜法名寬弘，爲她舉行禪七，四山來瞻禮者甚衆。七中除了虛師的開示外，諸方來的長老中，亦各開示法語，師的門下弟子有名乞士者，又曾與詹問答禪機，女士機鋒順利。其後女士又隨師赴雲門禮祖，住了半月始返美國。

詹女士以西方美人，究求東方極深奧之佛法，彼雖有所修證而奈言語不通，此次參謁虛公，幸其道經香港時，衆推顏世亮居士伴行，又隨赴南華，禪七中每次開示及問答等，皆顏居士擔任翻譯，據識者謂顏居士之翻譯恰到好處。以公等說法之深，顏君譯語之妙，使詹女士能領會圓宗，實在是一難能的殊勝因緣。



### 八十三、師道隆化 感格人心

三十八年春戒後，師回雲門，裝修金堂聖像，大小八十餘尊，鋪金設座，年餘始告完竣，殿宇堂寮，至此亦已完成十之八九。自師到雲門以來，因時值抗戰期間，財才物資俱缺，人事建設皆難，惟師持之以定，處之以恆，終以完成，其事蹟如更改山向，莊嚴法相，救濟農村，生產建設，其艱難有千百倍於南華時代。非師亦莫能成者。

其中於三十四年二月，倭寇侵及乳源，敵騎所到，奸淫虜掠，無所不爲，然其軍官到寺，見師尚行禮拜，師即告以嚴飭所屬，勿擾人民，並請給布告多張，分貼各村，因得保全，不受驚擾。此外凡遇天災人禍，得師慈憫，解救而獲安全者，不計其數。至於施贈藥品，療治病人，更爲常事，因此師於三十九年，代衆生苦，重病兩月時，雲門附近各村耆宿士紳及團體代表保長等，均恭詣寺中，叩首問安，代申全體村民關懷師病之忱，並且說：「我們地方的人，不論男女老幼，聽說老和尚病了，大家都很掛心，希望老和尚的病早好，因爲自從老和尚來到雲門後，地方受惠很多……」此足見師之道德感格人心之深。



# 八十四、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

我國禪宗的叢林制度，百丈祖師早創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規矩，何況真參禪者，不論行住坐臥，無非是道。師觀今後社會異竟，深知今日佛教，要不被淘汰，僧衆經濟，必須在勞作生產之條件下，自給自足，才能夠解決生活問題。緣於過去，我國僧伽經濟之來源，全靠佃租、募化、香火及經懺，若還依賴這些，將自絕其生機。因此師秉承百丈規制，首先在雲門開辦「大覺農場」，凡在寺共住者，均須懇荒種植，農具種籽，由常住供給，收穫時常住與各人均分。除此以外，又倡導於韶關大鑪寺開辦紡織工廠，使佛徒四衆，均於修行辦道之外，向農工方面，從事生產，以開闢僧伽經濟之新來源。

佛教僧伽本是社會教育的領導者，然而我國僧衆，大多置產業以自給，坐享其成，日久弊生，虛師爲救時弊，適應時代，倡導生產，延續慧命。亦可見師爲教之苦心矣。



## 八十五、雲門事變 匪兵圍寺

民國三十九年，赤禍橫流，大陸色變。

翌年春戒期中，四衆雲集，寺中約有僧衆一百二十餘人，「雲門事變」發生於古曆二月二十四日，忽有土共士兵百餘人，前來圍困雲門寺，禁止出入，先將虛師拘禁於方丈室中，以數人看守。又將各僧分別囚於禪堂，法堂，大搜寺內，上自瓦蓋，下翻地磚，中及佛祖尊像，乃至法器經藏，無一不被搜查者，竭百餘人之心目手足，經兩日細檢，一無所獲，遂將監院明空師及職事僧惟心、悟慧、真空、惟章等師拘去，復將冊籍部據來往書札，及虛師百年來之精註經籍法語文字，盡用麻包細載而去，欲加諸罪名。其實誤聽外界傳說，謂和尚藏有金條數百兩，白銀數千兩，其目的固在此，數日之間，共拘去僧衆二十六人，施以種種酷刑，逼令供出老和尚藏金之處。但因無事實根據，僧衆無從招供，只有實說不知，於是妙雲師被打死，悟雲，體智等師亦受多次毒打，手斷臂折；此外更有數僧下落不明，擾攘十日，結果仍無所獲，終於遷怒虛師。

於是，此一百一十二歲之老人，不幸遭土共折磨豪難矣。



## 八十六、土共施毒 虛師蒙難

先在三月初一日，將師移禁一室，門窗封閉，絕其飲食，連大小便也不許外出，日夜一燈，黯然相伴，簡直如地獄一般。

至初三日，土共大漢十人入室，逼師交出黃金、白銀及槍械，師堅定默攢不答，竟大怒，乃施毒打，先用木棒，繼用鐵棍，打得頭面流血，肋骨折斷，隨打隨問，師即跌坐入定。金木交下，撲撲有聲。師閉目不視，閉口不語，作入定狀。

是日連打四次，擲之撲地，待視其危殆，以爲死了，便呼嘯而出。監守的共兵也走了。寺內侍者俟夜深後，扶師坐在榻上。

初五日共兵開師未死，又復入室，見師端坐入定如前，益發大怒，以大木棍毆之，拖下地來，十多個共兵，用草履蹴踏，師五竅流血，倒臥地上，至此共兵以爲必死無疑，又呼嘯而去，入夜，侍者又抱師坐榻上，仍端坐如前。

初十日早晨，師漸漸作吉祥臥，如臥佛之涅槃相。經一晝夜，全無動靜。侍者以燈草試鼻孔，亦不動搖，亦以爲圓寂，惟體尚溫，顏色猶怡然，侍者法雲，寬純二人在傍守視。



## 八十七、神遊兜率 彌勒示偈

十一日晨，師微呻吟，侍者即扶他起坐，侍者告以入定九日及臥睡時間，師則徐語侍者謂覺得纔數分鐘，於是說出了下面這段神識昇遊兜率內院聽法的公案。

「我剛夢至兜率內院，莊嚴瑰麗，非人間所有。見彌勒菩薩，在座上說法。聽者甚衆，其中有十餘人，係舊相識，即江西海會寺志善和尚，天台山融鏡法師，岐山恆謨公，百歲宮寶悟和尚，寶華山聖心和尚，讀體律師，金山觀心和尚，及紫柏尊者等，我合掌致敬，彼等指着叫我坐東邊頭序第三空位，阿難尊者當維那，與我座位靠近，聽彌勒菩薩講『唯心識定』還沒聽完時，菩薩即指着我說：『你回去！』我說：『弟子業障深重，不願回去了！』彌勒又說：『你業緣未了，必須回去，以後再來！』說完又說了一偈：『識智何分，波水一箇；莫味瓶盆，金無厚薄。性最三三，麻繩蝸角。疑成弓影，病惟去惑。凡身夢宅，幻無所著。知幻即離，離幻即覺。大覺圓明，鏡鑑森羅。空花凡聖，善惡安樂。悲願度生，夢境斯作。劫業當頭，警惕普覺。苦海慈航，毋生退却！蓮開泥水，端坐佛陀。』以下還有多句記不清了，尙另有開示，今暫不說。」



## 八十八、五帝四朝 九磨十難

師甚深禪定，神遊兜率，聆聞法語，實不可思議者。

經此數日，土共目睹師行奇特，疑畏漸生，互相耳語，其中有似頭目者，問寺內僧人：「爲什麼老傢伙打不死的？」僧答：「老和尚爲衆生受苦，爲你們消災，打不死的，但久後自知。」其人悚然，從此不敢再施毒打。惟事情鬧大，黃金又未搜得，更恐洩漏風聲，故仍圍困全寺，偵查搜檢，對各僧衆不准說話，不准外出。即飲食亦受監視限制，這樣經過又一月餘。時師所受楚毒，傷痕併發，病勢日增，目不能視，耳益重聽，弟子們慮生意外，促師口述生平事略，隨時記錄，始有今日年譜的草稿。

至夏曆四月，雲門事變的事漸傳至韶州，先由曲江大鑑寺僧人，通知師在北平的門弟子及海外同門，聯合救援，中共政權見事態擴大，不得不電令地方政府嚴查，圍困始漸鬆懈。而所有糧食衣物，大部被掠奪一空。

五月上旬中共政府又派員抵雲門調查，慰問，無非想掩飾罪行，欺瞞海內外教友。師之在平及各地弟子，欲師離開雲門，多方設法，直至次年歲春，師病稍愈，始克起程北上，臨行師自書一聯：「坐閱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至此，雲門事變，告一段落。





## 八十九、不任會長 以老病辭

虛師老人於四月起程北上，到武昌時因沿途勞頓，楚疥毒發駐三佛寺，由陳真如居士照料醫藥服食，該寺住持大鑫和尚，亦頗能盡地主誼，使老人起居安適。病稍愈，應鑫和尚請，爲主建一觀音七，皈依者二千餘人，法事完畢，將扶病北行，三佛寺大衆請留影紀念，師題一偈：

業風吹送到武昌：老病馳驅累衆忙，三月淹留三佛寺，一場災難一慚惶。無心欲跨樓頭鶴，有願同登選佛場，尙想玉泉關壯繆，能於言下悟真常。

七月二十八日由護送人員陪同師及侍者等搭京漢車北行，抵平時，諸山長老及居士林等各佛團到站迎接，先駐廣化寺，後因人多參謁，移錫廣濟寺。

師未抵平前，已先由圓瑛法師等籌組之「中國佛教協會」圓師商請師爲會長，但師以老、病婉辭。然建議數點：一、無論何地不許再拆寺院毀經像。二、不許強逼僧尼還俗。三、寺產歸公後仍應按僧配田若干，使僧得自耕。

由此可見，中共對拆寺毀像，迫僧返俗之舉，皆屬事實，此師之所以不願離開大陸者，完全替衆生受苦，護持三寶耳。



## 九十、不當住持 老病再辭

中共政權，爲了想拉攏東南亞各佛教國家，乃不惜撥款將各大都市的寺廟，已破壞的修理，未破壞的保管，以掩飾其破壞佛教的罪行。重組佛教會，把虛師，圓公等請到北平，美其名曰召開大會，實則借重諸公權充幌子而已，果然師抵平不久，有錫蘭佛教代表團達馬拉塔納比丘等來訪，請師代表全國佛教徒接受錫蘭送來的三寶典禮，三寶者，一、佛舍利，二、貝葉經，三、菩提樹。地點即在廣濟寺，於十月一日舉行。

師爲了保護留在大陸的數十萬僧衆，亦不得不遷就時勢，順接待外來的賓客，可惜這些外國客人，受了中共的欺騙，以爲中國大陸，在共產主義統治下，人民仍有信教的自由，他們又那裏知道虛師不久以前，還被打得死去活來了好幾次呢！

這次典禮，非常隆重，中共還邀了澳洲、緬甸、加拿大、印尼、日本、土耳其等各國代表，出席觀禮。

九月間中共政權又發動諸山長老及團體，請師住持廣濟寺，但師仍以老病辭。由此亦可明白師之心非向匪，一切皆不得已耳。



## 九十一、上海車站 感人場面

十月間，東南人士在上海發起一「祝願世界和平法會」，衆議請師前往主法，派人到平迎迓，師於十二月十一日搭車抵上海北站，執旗獻花者百餘人，齊聲念佛，當時在車站候車，來來往往的千數百旅客，受這種場面的感動，初則鼓掌歡迎，繼亦同聲念佛，肅穆莊嚴，頓時化娑婆爲極樂，即在盛世也很少有這種感人的場面，足見大陸人民，雖身陷共黨統治，心實向漢，他們精神界的空虛，一旦有此機會，都附和向佛，要求獲得心靈的慰藉，自然而然的發起八識田中佛的種子，因此不約而同齊聲念佛了。

師抵滬駐錫玉佛寺，四十九天法會期中，除了入壇主法的時間外，早晚午間來參謁師者，如潮湧至。即在鄂湘諸省，亦不遠千里而來。皈依者前後四萬餘人。

法會結餘款師分撥四大名山（浙江普陀、山西五臺、安徽九華、四川峨嵋）並八大名刹（寧波天童，育王，七塔，觀宗，揚州高旻，蘇州靈岩，福州鼓山、地藏）。以及全國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處，如非師之德望號召，又怎能如此殊勝呢！

這是壬辰民國四十一年的人事，時師一百十三歲。



## 九十二、三次病辭 靈隱住持

年底水陸道場圓滿後，師擬離滬，但爲縑素堅留，繼續又舉行禪七，師爲滿衆願，慈悲法施，自正月初九起七，至十五日圓滿，但衆猶以爲法味未飫，請續打一七，師均有法語開示。

玉佛寺解七後又應杭州諸佛教團體邀請赴杭，住淨慈寺，皈依者千餘人。中共政權又要求師住持靈隱寺，師仍以老病辭。旋蘇州靈岩山妙真和尚等請師赴蘇建法會，法會畢，師遊虎丘，禮紹隆祖塔，見塔院已爲巨石所奪，石塔碑銘不存，一片瓦礫。師憶及曾於光緒年間來此禮塔，今已面目全非，乃命人掘發瓦石，得其舊址，與當地及滬上諸大護法商量重建，請妙真和尚及虎丘楚光和尙負責其事，一月爲期，即告完成。

由此足見師做事不避艱難，一生就好重興廢墟，莊嚴道場。我人修學佛法，佛法者心法也，心地如任荒廢，則如一片瓦礫；若加以整理重建，故園固不難重現也。

師又應南通各居士請，至狼山主法會，各地皈依者，又數千人，事畢返滬。



### 九十三、作獅子吼 力挽狂瀾

是年四月，虛師接北平來電促駕，抵平仍住廣濟寺，各地僧伽代表相繼至平，在中共政府監視下，「中國佛教協會」正式成立。

會中討論議案，竟有人提出下列諸案：一、取消梵網經、四分律、百丈清規等；因為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二、改革僧服；理由是大領衣服是漢人俗服，不是僧服，現在僧人應當要改革，不准穿，如其再穿，就是保守封建制度。三、僧尼嫁娶、飲酒食肉、應予自由；理由是現代信教自由，一切都應自由，誰也不能管。

虛師在座，聽了這些提案，立即予以反對，作獅子吼，力主遵古，豈能亂改佛制，經過一番激烈辯論，中共政府人員見鬧得不可開交，也只得聲明保留，一場佛魔之戰，暫時告一段落。如師不在座，大陸佛法，便從此完結，虛師感嘆僧人自毀佛法不已！希望末法時期中，具正知正見的僧伽，共挽狂瀾，佛法是不會滅的。

我國佛法首重在戒，大陸僧衆提倡毀戒，幸賴虛師力挽，然而今師已入寂，傳聞大陸僧衆已改穿列寧裝了。



## 九十四、羣峯環抱 天然城廓

師於會後赴山西大同參禮雲崗大石佛，旋離京赴江西廬山，住大林寺。

六月，有數禪人，自雲居山來，告師謂日寇中原時，以雲居山險峻，易藏游兵，遂將真如寺全部焚燬，師聞後惻然傷之，以雲居山自唐代元和年間開山以來，爲歷代祖師最勝道場，今零落至此，倘不重興，即將湮沒，遂發願重修。先請准中共當道（由此可證師之行動，久爲其政權監視，不得自由矣）。往雲居結茅，居士祝華平等，願相伴送，師遂於七月初五日入雲居山。

雲居山在廬山之東，佔地三百餘里，屬江西永修縣轄，層巒疊嶂，望若插霄，但蹶頂登山，又爲一片平地。羣峯環抱，天然城廓。

師抵雲居，便在斷垣殘壁，互礫石堆中，暫以牛棚爲居。

九月間有廣東弟子比丘尼數人尋踪往探，沿西路登山，只見削壁插天，草深沒膝，最狹窄處有不能並馬而行者，盤山二十餘里，始達石門，豁然開朗，及抵真如寺，引至牛棚見蔓草支離，積以成壁，鞠躬而入，乍不見人，稍爲立定，乃見師坐木板榻上，如入定狀。



## 九十五、衆緣和合 重建殿宇

師在雲居山不一月，各方僧人不久即至，已近五十人，在牛棚外幾間破屋暫住。十月後日益增加，食宿兩難，幸得上海簡玉階居士施資，以度殘冬。師乃籌劃墾荒，開田種植，並修建殿宇等事。

翌年春至，師先計劃修造大殿，以供唯一遺留的毗盧遮那佛大銅像，此像高數丈，爲明代萬曆年間，聖慈皇太后滲金鑄造。舊大殿上的瓦片，皆以鐵爲，因山高風勁，泥瓦易被風飄搖，因此，今欲重建，必先鑄造鐵瓦。師乃集僧衆，設鎚錘，又鑄千僧鍋四口，大銅鐘二口，這時縑素雲集，已過百人，其中人物，百工俱備，國內海外僧俗道友聞此消息，時常施助淨資，既有人、有地、有財，衆緣和合，便事無不成，師遂分僧衆爲二部，能土木工程者修造殿堂；能藝茶竹工者，開墾種植。大衆都踴躍從事，到夏季五六月，首先建成法堂一幢，上爲藏經樓，置磧砂、顏伽各一藏。開墾部分，亦開成禾田六十畝，種田博飯，儼然百丈風規。從此，身命與慧命的食糧無虞矣。



## 九十六、新建落成 仍居茅蓬

至是年秋季，新建僧寮，樓上下二十餘間，之安僧衆，又重建密廠，燒磚瓦用、洞厠、雜坊等次第落成，而師仍住在牛棚中。冬十一月，牛棚被焚，衆勸師移住新建樓房，師曰我愛其古雅，仍縛茅樹竹，照舊造成居之。此一代高僧之德行也。

是年北平屢有電至，聘師北行，師仍以老病難行，却而未往。歲暮起一禪七。師明知中共政策，無非欲利用其作爲欺騙國際教友之工具，故不屑爲之。

在重建大殿的工程中，曾發現地宮一座，在大銅佛像下。中有青石碑三塊，石盒一方，函蓋無損，據考爲宋代紹興辛酉，法如禪師刊石。其二爲明代萬曆壬辰，洪斷禪師刊石。石盒中藏有鎮座法寶等物（包括舍利、佛像、香爐等物）師於建造藏經樓時，將石盒中各物，仍安佛座下，另添入銅彌勒佛像一尊及玉章一枚，以保存而誌敬意。是年爲甲午民國四十三年，師一百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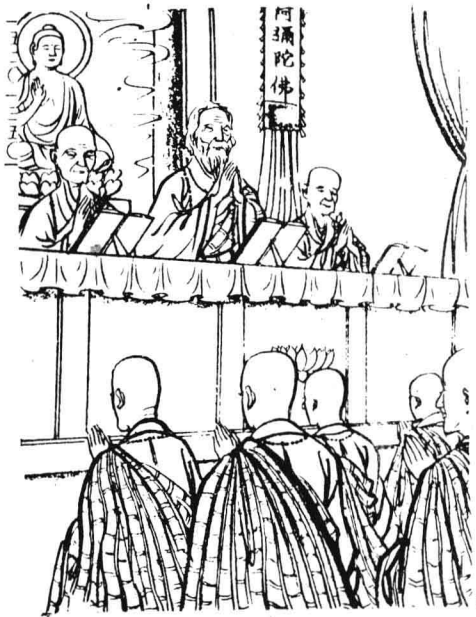




## 九十七、劫後方便 開壇傳戒

民國四十四年秋季，各方衲子，聞風而來雲居者，又數十人，其中有尚未受戒的，乞求虛師傳戒，師以此時此地傳戒，不甚方便。但是爲了成就發心人起見，又不得不予以考慮，於是商定祇限於本寺現住的僧衆中，未受具足戒的，可以受戒，但不許向外宣布。經決定後即報明中共當權，及中佛協會准許，定於十月間傳戒，冬月十五進堂。

但是決議剛定，各省名山大刹，及靜室庵堂，僧衆來山求戒者，蜂湧而至。竟達三百人，連本寺原住僧伽合共幾五百人，不但食宿沒有着落，而且照管困難。又恰於此數月間，上海天主教堂，佛教青年會，金剛道場等相繼出事，分被清算，有某師被指與「國特」私通而迫跳黃浦江自殺。事態更重大者，甘肅省府又致電江西省府。稱有外道頭目假裝僧人來雲居求戒。師聽說後不得不慎重防範，只得對大衆宣佈，依照梵網經「自誓受戒方便」說明十戒、具戒、三聚戒等法，費了十天的時間，好容易才勸令各自回山，依照戒期在佛前自誓受戒。事後，仍給度牒。僅留下百人，如法入壇，一場哄動，才告結束。



## 九十八、重興雲居 緣法自來

翌年春，師復興建大殿，天王殿，虛懷樓，雲海樓，鐘鼓樓，及各殿堂房舍，次第落成。其規模採取鼓山、南華、雲棲各殿圖樣、因地而變化。蓋寺前有明月湖，形如圓月，廣及百畝，每朝日出，金光蕩漾，映射臺殿，舊有石坊，師乃於湖的北地，建三門，進即天王殿，再進爲大雄殿。後爲法堂，及藏經樓。此中間殿堂，已完全落成。今又繼續建造東西寮房，延壽、往生、功德諸堂、方丈、關房大小房舍已成十之七八，全寺圍以岩石羅漢垣，莊嚴閎麗，足與南華比美。師入山僅三載，佛國樓臺，從新湧現，已漸恢復唐宋舊觀。此固師之道德足以感動龍天，而衆緣成就，亦不可思議，蓋住衆二百人間，其中有專門建築人才，更有農林學者，因此一切工程、耕植，收效甚速。

於上次興建祖庭，不印捐冊，不外攀緣，而緣法自來，此次重興雲居，十方善信，皆願隨喜，群情踴躍。其中如師之弟子寬慧，聞將建大殿，在港發起一藥師法會，即萬金至。北美僑商婺源詹勵吾居士雖與師未見一面，亦以萬金至。其餘尙多自動發心，重興雲居，如有神助。



## 九十九、右派鬥爭 誣師反動

民國四十七年（西曆一九五八年）春間中共政權全國性的肅清右派之風甚厲，即各地寺院亦被波及。由僞佛教協會開學習大會於漢口，指定全國各寺院住持，及重要職事，均須赴會。但師仍以老病辭不出席。

佛教徒中一班夙有成見的惡性比丘，就趁機製造事端，誣捏師十大罪狀：如一反動、二聚眾、三思想錯誤、四濫傳戒法、五與青年僧同單、六譏諷、七誹謗、八妄報年齡、九老頑固、十僧界右派首要等，各地繪師像懸掛里弄，紛紛向師圍剿、鬥爭、洗腦、下放、勞動改造等，但以師德高望重，一時又不敢輕舉妄動。只先製造空氣，並疊成文告罪狀，呈請主其事的中共當權，要求批准執行。

師聞悉此事後，既不恐懼，亦不抗議，只是置之一笑，遵佛遺教，「默摺」而已！中共當權見師泰然處之，反不敢輕易批准，且以師對海外教友響應力大，尚有利用價值，所以對這些罪狀的誣告，終於着令撤銷，於是師乃轉危為安。

時師年一百十九歲。



## 一〇〇、偽幹騷擾 牛棚掘地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

江西省統戰部處長張建民，突率公安共幹數人，在師住之牛棚處，掘地洞壁，進行搜查。

據說：是奉了北平政權之令，上山傳達其政府的意見，藉口有人報稱寺中派人至上海化緣，及寺中僧伽不和鬧事等，所以突擊搜查，雖結果一無所獲，祇將中央發給雲居公函，及各種文件，雲門申辯書，重要經籍、私人函件、眼目等載去，後雖請求數次，亦不退還。一場風波，總算有驚無險。

由此可見，大陸人民，隨時隨地可以遭遇意外事件，無辜人民，往往會被誣害，佛教徒化緣，即使是事實，在自由地區的寺廟來說，難道這也算是違法的行爲嗎？

中共對宗教的態度，本是冰與炭，豈能久相合，終將逐漸淘汰，乃至於消滅。起初他們以爲師肯出面替他們做招牌，乃設法誘至北平，不意師始終以老病推辭，他們老早就不高興了。而師又在雲居山聚衆傳戒，使中共傷透了腦筋，又不敢十分得罪師，只好鼓動教內不良份子，及地方幹部，內外夾攻，無非予師打擊而已！



## 一〇一、重修光孝 餘願未了

一日師召侍者二人至，告訴他們說：「余今命汝二人，爲我辦一重要事，因昔念粵之光孝寺，爲禪宗發源地，求那跋陀尊者，曾携楞伽四卷止此。立戒壇於林中，讖說有肉身大士於此受戒。智藥三藏携菩提樹一枝，植於壇側並記曰：百七十年有大智人於此出家，及六祖大師受黃梅衣鉢，剃髮於菩提樹下，遂應其讖。後至曹溪開一花五葉，禪宗至此始盛。自清末起，各處侵佔，敗壞不堪，余禪人也，目覩禪宗第一祖庭，零落至此，久欲重修，顧力有所不及，於民國十九年余住持鼓山時，發願重修，先將私人所積果金約二萬元埋藏，老居士林某，聞余所願，歡喜贊歎，願助成此願。但非籌足十萬銀圓爲預備金，則勿敢輕議也。翌日林老果以五萬圓銀號票送來，並將所積存者，合換金錠若干條，藏之鼓山中，初以爲南來重興祖師道場，必先自光孝始，豈知道場興替，自有時節因緣，非人力所能勉強者，故雖先修南華雲門，然亦不敢動用此藏銀者，雲門竣工時，曾與胡毅生居士商重興光孝事，故密回鼓山，將藏金設法運至雲門，又購白銀若干，埋在樹下，備重建光孝寺之用。雲門事變時，余被毆至死，猶不肯將藏金說出，以生死可置度外，而因果不敢昧於毫釐也。」



# 一〇二、趙州同庚 辭不爲壽

虛師對二侍者說出了這一段驚人公案，又付與地圖一紙，蓋師以自知世緣將盡，欲償初願已不可能，此筆藏金托付無人，亦無人敢承攬也。爲時勢所逼，祇能交出當道，代爲保管，以備將來重興光孝。師已表明初願，及藏金來歷，以後是否照願而行，則非師之能力所及矣。

筆者走筆至此，不禁熱淚滿盈！益感師之精神偉大，尤見師對因果之重視，竟置生命于度外。惜後起無人，無以托付，但又不能埋沒重興光孝之願，迫不得已，交出藏金，豈亦法運之將衰，徒呼奈何而何！

民國四十八年是師一百二十歲，與趙州同庚，各地弟子凝定程序，欲爲師祝壽，師先後接到函電，即行制止，其復函大意如下：

「上略……雲死活未卜，長期猶遠，竊念夙業所驅，波波一世，風燭已殘，事猶未了。每思輒愧！徒爲虛名所誤，百年塵勞，夢幻間耳。復何堪留戀！又生者乃死之端，智者直須警悟！一心進道，如救頭燃，奚暇扮演世俗情態也？雲心領謝，盛意謹辭」云云。



# 一〇三、國侍師疾 說偈留囑

六月師病日益沉重，一日住持和尚及三寮職事，多人來探視師病，師告衆曰：「我們有緣，相聚一處，承諸位發大心，數年之間，復興雲居道場，辛勞可感，但苦於世緣將盡，不能爲祖師作掃除隸，有勞諸位，倘我死後，全身要穿黃色衣袍，一日後入龕。在此牛棚之西山旁，掘窖化身，火化之後，將吾骨灰，輾成細末，以油糖麵粉，做成丸果，放之河中，以供水族結緣，滿吾所願，感謝不盡！」又說偈曰：

蝦蟇蟻命不投水，吾慰水族身擲江；

冀諸受我供養者，同證菩提度衆生。又偈曰：請各法侶

深思熟慮 生死循環 如蠶自縛 貪念不休 煩惱益苦  
欲除此患 布施爲首 淨參三學 堅持四念 一旦豁然

方知露電 悟證真空 萬法一體 無生有生 是波是水  
吁嗟我衰老 空具報恩心 宿債無時了 智淺業識深

愧無成一事 守拙在雲居 誦子喫飾句 深愧對世尊  
靈山會未散 護法仗羣公 是韋天再世 振昆耶真風

自他一體視 咸仰金粟尊 中流作砥柱 蒼生賴片言  
末法衆生苦 向道有幾人 我負虛名累 子應覺迷津

佛國時欣慕 香光擬近趨 謹留幾句偈 聊以表區區



## 一〇四、遠道朝山 探視師疾

八月師生辰日近，海外弟子寬慧等入山祝壽，並探視師病，農曆七月廿七日到寺禮師，師亦覺精神稍爲健旺，頻以香港佛教爲詢。廿九日誕辰，遠近四衆弟子上山祝壽者，絡繹於道，以知老人德行感人之深也。

八月初二日，師取出法彙續稿五冊，囑帶交岑學呂居士，並爲遠道朝山探師的海外諸弟子開示曰：

「明白時生也好，死也好，男也好，女也好，無有生死男女及一切諸相。不明白時則不然！須知世間法相，皆屬幻化，如空中花，如水中月，無有真實，惟有一心念佛，爲往生資糧！」

師又說道：

「一個人做事的時候，就要認認真真做去，做好之後就要像這塊竹板一樣，空無所有！」說着舉起竹板連問數聲：「你們看看這塊竹板有沒有東西」？！

海外一行於八月初六日向師告假，離山返港，臨別不勝依依也。





## 一〇五、無畏精神 度人度世

十月師病勢日危，乃命徒弟將甫告工竣之海會搭內容，一如法布置，先供佛像，中安經卷，次淨僧房，派僧數人入住，早晚念佛。九月初六日接北平電報李某逝世，師歎曰：「任潮你怎麼先走！我也要去了。」侍者聞之愕然！

師數日來已不起床，時喘時噎，多在睡眠狀態中，侍者在側，師見每令退出。說：「我自會料理。」

十二日午師起趺坐，命撤退佛龕，供奉在別室中，侍者知有異，急報方丈及三寮職事，晚上齊集向師問安，請為法長住。

師曰：「事到而今，還作俗態！請派人為我在大殿念佛。」衆請師作最後開示遺囑，師曰：

「身後事數日前已向衆說，不必贅言。今問我最後語，祇有：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少頃又說：

「正念正心，養出大無畏精神，度人度世！諸位辛苦，宜早休息！」衆告退，時已中夜時分。

這最後開示是很要緊的，在今日大陸要宏法度衆，若不具有像師這樣的大無畏精神是沒法挽回狂瀾倒流的！



# 一〇六、佛印橋斷 溪水停流

十三日即農曆九月十二日，是日晨起，侍者二人進入師室，見師跌坐如常，惟雙頰微紅於往日，不敢驚動，退出戶外守候。十二時，在窗外窺見師竟自起座，自取水飲，旋起立作禮佛狀。侍者以師久病之身，恐其傾跌，即推門入內，師乃就坐，徐告侍者曰：「我頃在睡夢中，見一牛踏斷佛印橋石。又見碧溪水斷流。」說完遂閉目不語。

至十二時半，師喚侍者一齊進來，師舉目遍視，有頃曰：

「你等侍我有年，辛勞可感！從前的事不必說了。我近十年來，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憾中，受謗受屈，我都甘心，祇想爲國內保存佛祖道場，爲寺院守祖德清規，爲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領大衣，即此一領大衣，我是拼命爭回的！你各人今日皆爲我入室弟子，是知道經過的，你們此後，如有把茅蓋頭，或應住四方，須堅持保守此一領大衣，但如何能够永久保持呢？祇有一字曰：「戒」！說畢合掌道「珍重」！諸人含淚而退。至室外簷下守候，至一時四十五分，侍者二人入視，見師右脅作吉祥臥。示寂矣！乃急報住持及大眾。嗚呼！一代人天師表，從此與世長辭。



## 一〇七、一代巨匠 上生內院

民國四十八年農曆九月十三日，師安詳示寂於江西雲居山真如寺，師世壽一百二十歲，僧臘一百零一歲。

虛師示寂後，於十月十九日茶毘（即火化）並即入海會塔。由巨贊、濟廣、心道諸師主持封龕，舉火後，白煙滾滾向上衝，香氣四溢。開窆時獲得五色舍利百餘粒，小者無數，以白色爲多，晶瑩光潔。但爲匪政當權禁止發布消息，並不准出口，因此海外弟子欲請舍利供養者，亦無法可得。又有傳說虛公舍利已被中共送往蘇俄化驗，但亦無下文證實。

總之，此一代禪宗巨匠，與世緣盡，上生兜率內院是實。嗚呼！大陸佛教，惟公是賴，而今後不知將被摧毀到如何程度？或有人謂：大陸佛教活動如昔，且曾派員出席第六屆世佛大會，如何言其摧毀呢？是的，中共政權，爲了裝點門面，確也大唱其信仰自由，但是今日大陸，據說僧衆已穿上了列寧裝，僧伽制度行將破壞，能像虛師在北平會議席上作獅子吼者，尙有幾人呢！



## 一〇八、自利利人 紀念老人

虛師示寂消息傳出後，世界各地凡有虛師弟子之處，無不集會哀悼，或作佛事紀念、但是儘管紀念也好，老人是已捨離我們而上生內院了。我們爲老人弟子的，應該如何來紀念虛師，以報師恩呢？

筆者認爲最好的紀念方法是實踐師父的遺訓，試看今日佛教學人，多只重學理，疏忽行持，不能學行雙融，便已失去佛陀教示後人世出世間的真精神，所以虛師臨終叮囑我人強調行持之重要，整個佛法的要點，端在修戒定慧，滅貪瞋痴。這是屬於自利方面的。至於利他，再看今日佛子，能爲法忘軀的有幾人？此所以虛師臨終，猶大聲疾呼，「正念正心，養出大無畏精神，度人度世！」蓋眞爲佛法宏傳度衆的人，如果沒有一點跳火坑的精神，又怎能荷擔如來大業呢？這正是師所諄囑的大無畏精神啊！

筆者忝屬虛師弟子之一，懇祈凡是敬仰或師事老人的佛教同道，一致以實踐師訓，自利利人，來紀念老人。（完）



